

當今文藝叢書

新人的故事

以羣著



當今出版社

書叢藝文今當

新人的事故

葉以羣著

當今出版社

目 錄

序.....	(一)
一個人底成長.....	(一)
一個小兵底來歷.....	(二九)
復活.....	(四八)
再生.....	(五九)
突進.....	(七九)
拚扎.....	(九三)
楊瘋子.....	(一二三)
封面及插圖.....	林仰靜

序

在這本小冊子裏，我告訴了讀者們一些小故事。

我寫下了一些鄉鎮間的孩子們底經歷。他們在家鄉淪陷前後，決然地割斷了家庭底感情的聯繫，突過了親朋底無智的阻礙，而參加了為民族底生存而戰鬥的隊伍。在戰鬥中，他們奮勇地擔負了沉重的工作，而工作又迅速地教育了他們。於是，在炮火底氛圍中，像洗了澡似地，漸漸脫去了那些由過去的生活遺留下來的舊根性，他們底心智比身體更快地成長了起來。

我寫下了一些成年的農民們底奮鬥。當敵人底腳踏上了他們底全心愛戀的土地的時候，他們那些有田地有房產的，痛楚地和那祖傳的私產觀念，和那累積的苟安習性鬥爭着，如蛻化似地脫去了傳統的積習，以自己底手摧毀了自己底私有物，而掙扎着跟上了戰鬥的伙伴們底隊伍，不停地向前奮進；而那些除了一身之外一無所有的貧窮者，則將他們從世代的辛勞生活中磨鍊成的無畏懼顧慮的「英雄氣概」，併入了保衛鄉土的戰

鬥的洪流，連同自己底身體和生命，毫不顧惜地一起獻了出來。

我也寫下了一些被敵人捕獲在空襲中的不幸的兒童或婦女。他（或她）們底身體被敵人殘酷地摧殘、毒害、凌辱着，然而，他們却還艱苦地保持着心魂底生機。當機會到來，由於別人底啓發或是自己底驚覺，他們立刻會在新的空氣中，新的陽光下，如脫胎換骨一般地再生或復活起來，以致倍於前的生命力獻予洗雪公仇私冤的鬥爭。

我還寫下了一些向來被輕視被蔑視的時人，心智殘缺者，在敵艦逼視而前時，他們也會以他們極特殊的作法，顯出他們底力量。

這些不是一些近乎「神奇」的故事嗎？是地，是近乎神奇的，然而却是真實。我們面臨着的，正是一個「神奇」的時代。歷來，許多被認為不可能的事，今天已變成平凡；歷來，許多被認為不可有的事，今天已變成真實。而在一切不凡的廣博之中，正帶着一「神奇」的性質。

我在這裏告訴了讀者們的，是神奇，也正是真實。

一個人底成長

一

高坡倚偎着高坡，深溝腳接着深溝，站在門外，展開眼光望出去，鋪陳在眼前的是
一片高低不平的黃土。山和坡連接成一個狹窄的圈，將人們圍在裏面。縱使你有看透千
里的明銳的眼光，也跳不出那個圈，它到處都佈置了障礙，阻止你底眼光跳出去。這
時候，你只有望天——天是無底的，沒有半片雲影，不盡的憂鬱，凝得像要瀉落下來似
的。

我們坐在窯洞外面剛打淨的高粱梗子上，浴着初昇的跳躍的陽光，仰望着那北方特
有的迷人的天。山坡下勻稱地傳送來一陣陣打擲新收的高粱底響響，山坡上輕柔地飄漾
着兩個女孩底溫婉的歌唱。裏不是門口不時閃過一兩個穿着灰色軍服，戴着皮帶的「同

志」，那簡直是不會叫人想這是在戰場，是在敵人所佔據的交通線底角落裏的。

就在這時候，小鬼高世昌按着向來的慣例，托着菜盆進來了！——他是給我們送飯的。

「今天吃肉呢！」——推門，他就高興地喊起來，結實的紅色的臉上漾着愉快的笑。

我們站起身跟着他一竄回進審洞，他放下所托的菜，除了擺列的兩三碟炒菜之外，還有一個洋鉄菜盆，滿溢地裝着一盆白菜燉肉。

「這是專給我們燉的嗎？」我指着那菜盆問他。

「不，大鍋菜。」他簡單地回答。

「大鍋菜？那麼你們也有嗎？」我看着那盆面上盈溢着一層透明的油光的燉肉，疑惑地問他。

他舉起小小的圓眼睛盯着我們——那意思是不很客氣的：「連這樣的事也要問嗎？」然而他沒有說出來，立刻轉換了個臉色（他大概想起了我們原是幾個好問的「怪客」），平靜而認真地說：

「當然有呀。我們三軍是平等的，不管是官長還是勤務，都吃一樣的菜。」

他說着「X軍」，是那樣的自然而親切，就像一個孩子說着「我底媽媽」一樣。

於是他滔滔地告訴我們：他們爲着爭取一星期吃一次肉，各個伙食單位都有計劃地自己養豬，現在是差不多五天就宰吃到一次了。

「像這樣的肉。」他指着面前的菜盆作了終結。

他是一個十六歲的孩子，生長在河北井陘縣的鄉村中。家裏有一個年老的母親，一個二十四歲的哥哥，和兩個年幼的妹妹。五年前，他父親——一個像一切農人一樣地純良而聽天由命的老人，在五十年底慘淡而艱辛的勞役生活中，磨磨盡了生命底熱力而寂寥地死去了之後，這一家人五口生計底重担，就落在承繼着他父親底血液的哥哥身上。他哥哥，像他父親一樣地純良而樂天安命，只是有着比父親更強健的身體。雖然只有薄薄的一七八畝地，然而憑着他底發揮不盡的體力，終年地辛苦着——收了高粱種上麥子，而在農事比較清閒的日子還兼給人家打打工——一家底生活還勉強撐持得過去。

一九三九年六七月間，這是炎熱的時節，敵人佔領了井陘縣城，從煤礦裏逃來的難民們，工人們，傳說着敵人施殘暴的政事，傳說着炸彈砲火底可怕的威力。於是比較有錢的人開始逃走了，而做苦力的青年農民們一起去參加那既苦且賤的軍隊。

「×軍不罵人，不打人，你們還不去，等日本人來殺嗎？」礦工們說。

「軍隊，有不罵人，不打人的嗎？」青年農民們疑惑地問。

「我們活了一輩子，還沒見過不罵人不打人的隊伍呢！」年老的農民們說。

「你們見過多少世面啊！一輩子還沒有走出十里外的圈子！」礦工們不耐煩地喊起來：「我們是親眼見過來的。」

於是，農民們認輸了，承認自己沒有錢，到底知識多——他們見過××軍，也見過日本人的。於是信服他們的漸漸多起來，青年人、小孩子，一羣一羣地去找軍隊。

「我們不走嗎？」一個早晨，在那給夜露潤溼了的麥地裏，高世昌問他底哥哥。

「誰不想走？我們怎樣走得啊！」他底老實的哥哥，望着地裏剛割倒的鍍盆，

兩隻手，嘆着氣。

他沈默了。他也明白：他哥哥是丟不下那頭髮都花白了的媽媽和兩個不懂事的妹妹的。

「可是，就等死？」他底單純的鄉下孩子底頭腦告訴他：等死不是個辦法：他就以

羣體的野性的頑強責問他底哥哥。

他底哥哥却只是低着頭嘆氣。

第二天，他沒有告訴家裏的誰，就獨自跟着同村的青年人一起投到駐在鄰近村莊裏的

饑餓軍會團裏去了。

一一

「我們又打勝仗了！」

一天午後，他拿着一張報跑過來，櫻色的臉上抹上了一片深紅，高而圓的額上閃着

一絲潮潤的光澤，眼睛裏流動着靈活而頑強的光，一看那樣子就知道他是在興奮着的。

「你看這勝利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看出他今天是有興趣來談國家大事的，就試探地問他。

「呵，意義大得很。」他放下了報，雙手整一整皮帶——這是他講大道理之前的準備動作。

於是，他滔滔地講了起來。……

他說完了，閉着嘴，嘴角邊刻着兩條深深的弧線，好像告訴人：他底意見是不可動搖的。

於是我們信服他了。

「你看我們的抗戰，前途怎樣呢？」我們又提起了新的問題。

「不成問題，我們一定會勝利的。」他毫無疑慮地說：「敵人底力量比去年前年減弱得多了，簡直不敢打，只是死守據點。你看，最近湘北，冀、晉、察，我們都打了大勝仗。而且敵人經濟更困難，什麼都缺；我們可總有辦法，可以自己生產。敵人決不會

勝利的。只要我們自己堅持抗戰到底，不要妥協。」

最後幾個字，一個一個地從他底緊張的嘴裏跳出來，好像有生命的金屬的彈。

我們只有點頭。

「可是，你怎麼知道這些事情呢？」我突然問。

他笑起來了，因為他發覺我們又提出了沒有道理的怪問題；然而他立刻忍住了笑來

答覆我們：

「看報呀！——我們還常常開討論會。」

「你會看報了！你不是說來參加軍隊的時間還一個字不識嗎？」

「可是，我參加隊伍已經兩年了呀。」他提醒我。

「可是，兩年！——你是在當兵，不是在讀書呀！」我反駁他。

他底緊張着的臉突然鬆弛下來——大概現在才明白了我們疑惑的到底是什麼。他又

恢復了那自然而親切的口調說：

「四天來我們隊伍也和學校差不多，一進隊伍就天天都要學習的。現在，我每星期還要上

四天課呢。

於是，接着他就對我們講起開始學習時的情形。

那是他剛參加隊伍時的事。他當着排團長底公務員，然而每天除了打飯提洗滌水之外，却什麼事也沒有。閒下來就想看田野，想着山林，想我鄉村裏的孩子們玩；然而，腳却玩不膩，因為他碰着了個討厭的「指導員」。

那討厭傢伙，看樣子原也不像是怎樣討厭的人，瘦長個子，長長的臉，看見人總是搓手，笑，樣子也怪溫和，穿著和大家一樣藍而舊的灰軍服，深黑臉色，稍白了點，不象做莊稼出身的人。討厭的是，一遇見那鬼們沒事，他就立刻就會把他們叫了攏來，上什麼「識字課」，那天要教誰，幾個字。最討厭的是還要攏什麼「競賽」，字識得最快的算是「乘飛機」，而識得最慢的却叫做「背馮龜」，他卻常常是識得最慢的。「馮龜」是多麼難聽的名號，他簡直不想再上什麼課了。

是一個炎熱的夏夜，他解開了軍服，躺在窰洞前的涼蓆上，望着頭頂的星星，想着媽媽，想着妹妹，想着討厭的『背烏龜』，不知怎的，眼睛熱熱地，滾出幾滴淚，流在頰上，一陣冰涼。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就在這時候，曾團長走出了窰洞：

「高世昌，你睡了嗎？」

他猛然一驚，連忙站了起來說：

「沒有睡。」

曾團長拉着他底手回進了窰洞。在那銀色的燭光下，曾團長睜着閃光的眼睛，望着他底潤澤的眼眶。

「你哭過嗎？」輕輕地拍着他底肩。

「沒有。」他低聲地說，立刻臉上感到一陣熱，連忙舉起衣袖擦了擦眼睛。

「小同志，你是想家吧？」曾團長坐了下來，帶着輕微的感嘆：「如果想家，就送你回家好不好呢？」

「不，不，我不回家，是我自己出來的。」他微喘着，急迫地回答。

不知道是曾團長底話觸着了底底觸傷，還是引起了底底羞愧，他突然失去了控制的彈簧似地高聲哭了起來。

「好，不要哭，我不是叫你回去。可是，以後要好好學習呢，小同志！」曾團長重覆握着底手：「要知道，你在隊伍裏不是一輩子當公務員的，進步一點立刻就要給你們換工作，排長，連長，都輪得着你們。可是，你要努力學習才好呢！」

就在這一天晚上，曾團長和他約定，每晚親自教他讀書：從此，他沒有再背過「烏龜」。

二

從那沒有雲影的藍天裏，斷斷續續地傳來陣陣的砲聲，像是從地裏迸出來的巨獸底怒吼，地皮都微微有些顫動。

那是敵人竄擾榆社，遭了我們底圍擊，現在靠着砲火在作最後的掙扎。

鄉村還是靜悄悄地，打糧的依舊在打糧，磨麵的仍然在磨麵，似乎誰也沒有注意到

吐三十里外轟鳴着的巨響。過去聽到一發榴彈都會嚇得發抖的老百姓們，今天已經在戰爭底氣息中呼吸慣了。

「砲聲近得很呢，你們怕嗎？」高世昌跑到我們這裏來，開玩笑地試探我們。

「我們倒不怕，恐怕還是你怕吧？」我們反譏地挑逗他。

「那裏？我是打過仗的，還怕？你們可沒有上過火線。」他立刻認真起來解釋着，似乎怕我們真會懷疑他害怕。

「一會兒他又轉過了口氣：

「不要緊，我們隊伍多得很，敵人都給包圍起來了！現在他們戰鬥力真不行，連火力也弱了。」他滔滔地敘述着，像安慰我們似的。

「你第一次打仗不害怕嗎？」我問他。

「當然害怕的！」他不費思索地回答：「你想，我那個時候剛從家裏出來，連鎗

怎麼放的都不知道，怎麼會不害怕呢？」

一九三七年底晚秋，魁偉的古槐和秀拔的嫩楊底葉子，陣陣地隨風飄落，山野間底野草垂着乾枯的腰肢，悲哀地撲在地上，顯出一片慘黃的顏色；一個多月前，還是在山嶺岩隙間輕薄地跳躍着的美麗的野花，都已經逃匿得無影無蹤。現在，到處都是那永遠也不會改變臉色的黃土的世界了。傍晚的風拖着冰冷的尾巴，從人們身上爬過，使人禁不住打寒噤。

隊伍正在昔陽縣境底山道裏行進。今天還準備再走三十里路，乘夜繞到皋落鎮底南面，找機會襲擊藏匿在皋落鎮內的敵人。

曾團長背着從敵人那裏得來的皮圖囊，腰裏插着新左輪，穿着布打的草鞋，輕捷地跑到隊伍底前面。高世昌背着團長底望遠鏡，和兩個年輕的特務員一起跟着團長跑。

曾團長——人是矮矮的，平常看起來也文縷縷的，可是走起路來却如飛一樣，腳底下沒有一點聲響，不管是上山還是下坡，你眼睛一轉，他已經越過你幾丈遠了。高世昌常常要加緊跑幾步，才趕得上他，連那兩個特務員也常常要跑着。還在他，還是第一次動長途行軍，胸口喘得厲害，腳漸漸地軟了。

在一個山頭上，曾團長突然站住，隔幾條溝，望着對面隱在濛濛的暮霧裏的山頭。

『快，望遠鏡拿過來！』曾團長輕輕地吩咐。

高世昌連忙攀上山頭，取出腰間皮盒裏的望遠鏡遞過去。然後站在旁邊呆呆地望着那出神地瞭望着對面的山頭的曾團長。

『有敵人，通知隊伍停止前進。』曾團長簡短而低沈地說——他底語氣完全不像平常那樣柔和了，一個個字都像鐵鑄的一般，重重地擊着人底心。

一個特務員沒有再問一句，立刻就向隊伍所在的山腰裏奔去——他似乎明白：這種時候，團長底話是用不着商量，也沒有修改底餘地的。

不知是因為害怕還是興奮，高世昌突然忘記了疲乏，只蹣起脚尖向曾團長望着的方

向望過去——在乳白的霧幕後面，隱約看得清一些黑影從山上下來，像結隊的羊羣似

的。

半點鐘以後，他們已經像飛一樣地越過了兩條山溝，抄着小道繞到敵人所據的山頭

上——像舊是曾團長跑在前頭——他緊跟着，使他連回望一下的餘裕都沒有——敵人剛

下到通泉落的大道上。

天更黑了。他們伏在岩石土堆底後面，清清楚楚地看得見山下大道上集合的五六百敵人——他們或許是在山頭上打演習的。兩個連分兩路下到大道底兩端，一個營從正面壓迫了下去，其餘的都留在山上作預備隊。他抱着剛發給他的三顆手榴彈，跟着走在這一營底最前面的曾團長。

四百多人結成一條黑綫，像螞蟻一般，靜悄悄地從山坳裏爬下去。距離敵人漸漸地近起來，縱然在蒼茫的暮色中也看得清：背着步鎗和背包整齊地排列着的人影，以及架在路上的機關鎗和山砲。從夜霧裏送來一個人底聽不懂的語聲。

『不要怕，聽見槍聲就伏倒。』曾團長回頭輕輕地告訴他。

他點點頭，將手榴彈抱得更緊，身上起了一陣抖索。然而他却暗暗地對自己說

『不怕，不怕，曾團長都在前面。』

突然，曾團長手裏的槍冒出火光，拍的一聲，他呆了一下，連忙伏倒在地上；接着就聽見山脚下響起無數的爆炸聲，自己底同志們『衝呀，衝呀！』地喊着往下跑。他像

夢遊似地跟在曾團長底後面。……

『敵人潰散了，去檢東西吧！』

曾團長底柔和的聲音刺着他底耳鼓，他像從大夢中醒轉來似的，茫然望着前面——大道上雜亂地堆着槍，砲，背包，和人底屍體。同志們早已散到四周去追殲敵人。他這才發見自己不知什麼時候來到了大道邊的高坡上，整個身子都蹲在一個土坑裏。他連忙跳起來，身體似乎恢復了力量，飛快地跑下去，猛然看見一個敵人從屍堆裏掙扎着起來對他這邊舉着槍，他突然想起懷裏未用的手榴彈，拿出一個揭開蓋子，扯斷藥綫，就拋了出去。在那個敵人旁邊冒起一蓬火光，那敵人就倒下去了。意外的勝利趕走了疲倦和害怕，他精神抖擻地奔了下去。

四

是我們準備出發去前方——×××旅旅部的一天，他來幫忙我們整理行李和馬搭。

『前方真有趣！』

突然，他像感嘆似地說。濃黑的粗眉鎖了起來，似乎連臉子都縮小了一些。我們還從來沒有在他臉上看見過這樣的臉色。

「你很想上前方嗎？」我問他。

「是呀，我要求過多少次了呵！他們總是要我再留在總部學習。」

「在後方多學習一點再上前方，不也很好嗎？你還小得很呢！」我安慰他。

「單學習理論沒有用，沒有實際的作戰經驗是不行的。」他冷靜而帶自信地說：

「其實在前方一樣好學習，我起頭不都是在前方學習的？」

是的，他有充足的理由，我們不能說服他。

「他們看我太小，怕我犧牲。」他底臉色又開朗了起來，露出柔和的愉悅：「還有

一個理由是我手上負過傷，還沒有完全好，怕我拿不動槍。」

說着他伸出右手來給我們看——姆指下邊底肘節上劃着一條深深的創痕。

他動着手指，告訴我們筋沒有復原，沒有氣力，可是，他立刻就補充說：

「其實槍是好的，只是不便點。」

「你是怎樣受傷的呢？」
於是，他講起了他負傷的故事。

是深冬曆一夜，隊伍駐在昔陽底一個村莊裏——隱伏在山溝裏的只十幾戶人家的小村——是今天天黑以後才進入這一個村莊的。那兒，離敵人所駐的另一個村莊只有八里路，然而敵人却不知道這裏有着我們底人。

夜深，派去偵查的連長回來了，說那邊確實駐有四百敵軍，沒有移動模樣。於是早已準備停當的隊伍就出發了。一連人先走，抄到那村莊通達泉落的道上埋伏着，阻止敵人從泉落出來的援軍。曾團長自己帶着兩連人去「摸」。

是個陰冷的夜，天低低地壓在人底頭頂，一片濃黑，沒半點光影。風吼叫着，捲起落葉，捲起塵沙，撼動赤裸的樹幹，像一個受困的猛獸底狂暴的掙扎。隊伍沿着山溝，像影子一樣地前進着。

高世昌，依舊跟着曾團長，走在隊伍底前端。這回，除了手榴彈之外，他還佩着一

支手槍，上滿了子彈。天氣是冷的，然而他沒有抖擻——這已經是第五次參加戰鬥——像一個老戰士一樣，他懷着自信，帶着興奮，全神嚮往着敵人所在的地方。跑得急，身上散發出強烈的溫熱，冷風撲在他身上，只如夏日飲到一口清涼的山泉。

在山灣底拐角處，頭先派去偵查的那位連長跑了上來：

「報告——」他低聲說：「拐過去就到了，恐怕前面就有哨。」

「停止前進，就地休息。」曾團長簡單地吩咐，於是隊伍停住了。

「王立奎同志！」他接着低沉地對那位連長說：「你先帶一班人去摸哨。不裏進村！」

王連長沒做聲，舉手致了個敬禮，就輕捷地往回跑。一分鐘後，他帶着十幾個同志向前來，拐過灣，消失在黑暗裏。

沒有一點聲音，幾百人猶如沒有人一樣，黑暗周密地蔭蔽着他們，每一個人都細心地辨察着敵人所在的方向底動靜，然而什麼動靜也沒有。

二十幾分鐘之後，王連長一個不少地帶回了那一班人，只是多了兩桿槍，兩個用呢

天敵蒙着頭的人。

「村口兩個敵人底哨兵都捉來了。」王連長向曾團長報告。

「放在後面，派一班人看住，」曾團長低聲說：「敵人沒有發覺嗎？」

「沒有，他們都睡死了。」王連長帶着輕蔑的笑聲喃喃地說。

於是，兩連人都跟在曾團長和王連長底後面，平端着子彈上了膛的槍在黑暗中前進——除了看守俘虜的一班人。

高世昌鬆了手槍底保險，食指扣着扳機，槍頭朝下，走在王連長底旁邊。跟着一步步地前進，心漸漸地激跳了起來——不是因為慌，是由於對勝利的期待挑起了他過度的興奮。

進了村，隊伍分散在各個口子，各條狹窄的通路上。敵人還是關在房子裏熟睡着，好像是一個沒有人跡的荒村。

曾團長放了一槍——那是發動攻擊的信號。僅存的村狗驚醒了，「呵，呵」地叫了起來，然而同時，計不清的手榴彈在四面八方爆炸，壓下了村狗底吠聲。夜底黑暗被驚

開了——跟着爆炸底火光，一陣陣地在空中顫抖着。

他跟着幾位同志，打開了一個院子的門，手榴彈往紙糊的窗戶裏摔進去。房裏衝出兩個敵人，同路的同志還沒有來得及瞄準步槍，他已經發了一手槍，一個敵人倒了；然而，同時從另一個敵人手裏摔過來的手榴彈却在離他兩三尺的地方炸了——聽着彈落地的聲音，他就睡倒下去，可是握着手槍的右手沒有來得及縮攏，一塊彈片飛在他底指節上，他還是緊緊地抓住了槍。

五

「現在想不想家？」

「有一次我隨便地問他。」

「不想。」

他答覆得非常簡捷！——那口氣顯明地說着：這樣的事是用不着問的。然而停了一會

他又補充說：

『我們底隊伍像個家一樣的，住慣了誰也不會再想回家。』

『你們小鬼沒有開小差的嗎？』我問了這句多餘的話。

他睜着小而圓的閃爍着有力的光輝的眼睛瞪着我，像吃驚於我這話的問話似的：

『我們青年趕都趕不走，還要開小差！』

他以肯定而帶點愠意的語氣說，這使我感覺利這句多餘的問話有點觸傷他底自尊心。

我想找一句解釋的話，然而沒有等我找到適當的辭句，他已經回復了那種永遠不離開他的快活而親切的神態，像一個不知疲倦的教師似地解說着：

『在隊伍裏還不覺得怎樣，一離開自己底隊伍那真想呵！比想家屬害得多！去年我有一次十幾天回不了隊伍，那真比小孩子不見了爹媽還難受呢！』

他感嘆着，他底思想暫時又回到那痛苦的記憶當中去了。

麥子快熟了——一走出鎮子，就看得見成片的嫩綠的麥穗，互相親密地偎抱着，結成一條美麗的毯子，魯莽的風粗暴地從上面跑過，她們就輕狂地你推我擠地戲謔着，發

出『噝，噝』的快活的笑聲。成羣的麻雀乘着熱鬧，唧唧喳喳地鬧着跳着打着，像趕『集』似地從這棵樹飛到那棵樹。

他看着這景色，心就撒野地跳起來，像要跟着麻雀，跟着風飛去似的。

『儘住在醫院裏多悶人呵！能回到部隊裏去多好！』他輕輕地感嘆。

他在这『××軍傷兵醫院』裏已經將近住了半年，指節底創傷早已合了口，只是筋脈還沒復原，手不能自由地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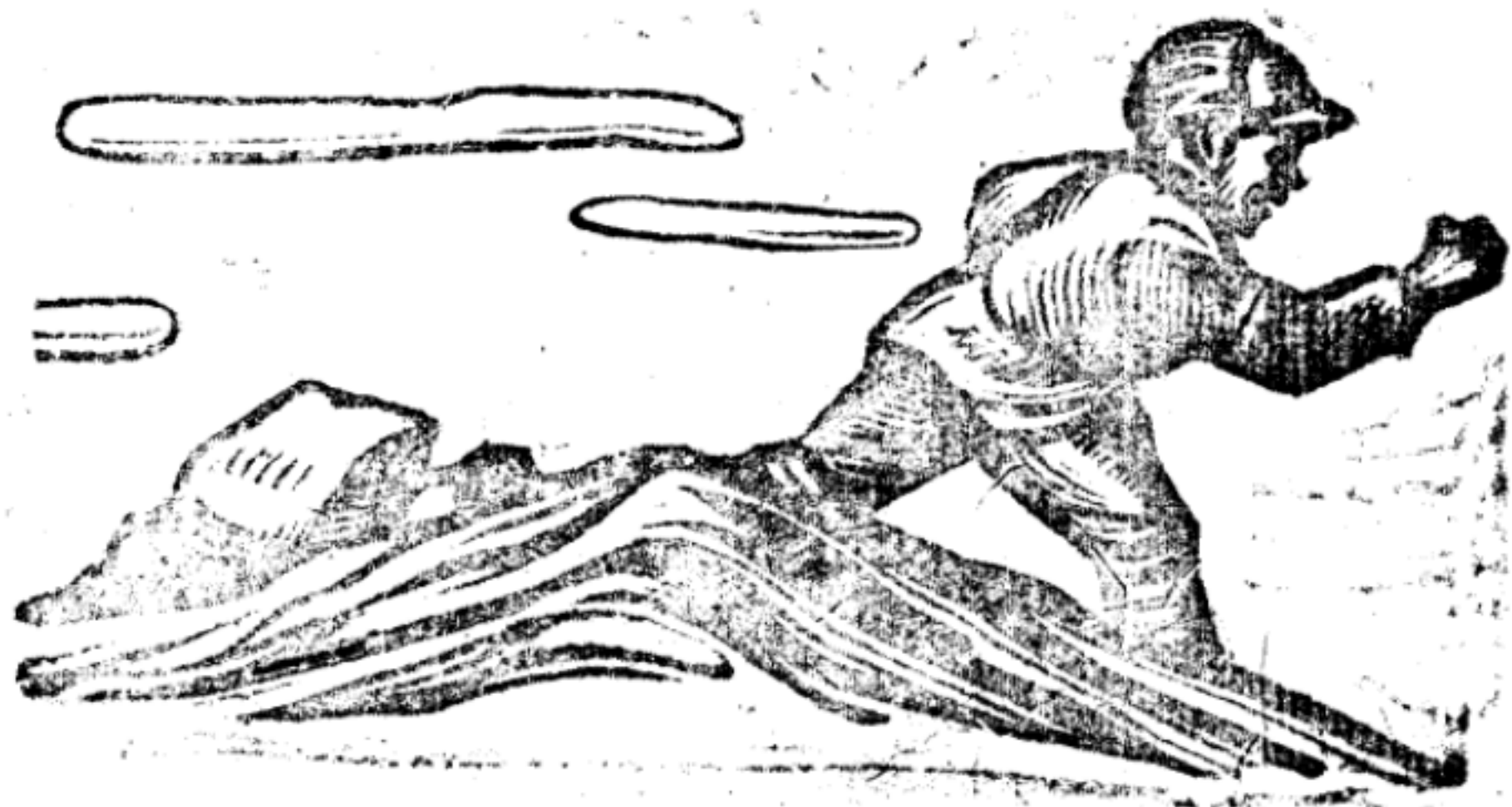
『該出院了，手用不着再醫，只要養養就會好的。』

最後，他自己心裏作了這樣的決定。

就在那天，他向醫務主任提出了出院的請求。

『同志，不是我不讓你出院，你傷沒有完全好，我底責任就沒有完呀！』戴着眼鏡的那個瘦長的醫生勸告着他。

然而，一切的解釋，勸告，並不能改變他要求歸隊的決心。最後只得和他約定，他歸隊以後，立刻請團長寫信來，證明是他自己要求歸隊，不要醫院負責任。



在那起伏的山道上，他帶跳帶跑地走着，身子似乎非常輕，
——已經多久沒有這樣痛快地走過路了呵！……………多麼久沒有
呼吸到這種廣闊的空氣了呵！

第二天早晨，他拿到醫院開給他的路條，就按着人家告訴他的路綫出發了。總共七十里路，他準備在吃午飯前趕到。

在那起伏曲折的山道上，他帶跳帶跑地走着，身子似乎非常輕——已經好久沒有這樣痛快過路了呵！看着山坳裏的坡狀的繁茂的麥地，看着挺立在山溝裏的成排的楊柳，看着山坡上的蒼老然而壯健的松柏，他覺得天地大起來了——多麼久沒有呼吸到這樣廣闊的空氣了呵！

他不歇地疾走着，讓汗自由地流在臉頰上，想不到舉起袖子來擦一擦。

約莫走了三十九里，到達了一個小村，那村裏住有隊伍，他一看就曉得那並不是自己底隊伍。他不打算休息，想一氣趕到自己底司令部，然而在通過這村口的時候，他被一個哨兵叫住：

「喂，同志，那一部份的？」

「×軍。」他回答

「有路條嗎？」

『當然有的。』

他試着從制服口袋裏掏出了路條給對方看。可是對方却說：

『道路條沒有用，不是司令部開的。』

『我是從醫院司令部去的，怎麼會有司令部底路條呢？』他耐煩地解釋着。

然而對方不聽，說是『上邊底命令』，要將他帶到大隊長那裏去。

『你是×軍底勤務兵，是不是呀？』那肥胖的大隊長像審判官一樣地問着。

『是的，公務員。』他改正說。

『公務員這不是勤務兵？』那大隊長冷笑着：『路條是沒有有效的。本來要將你當逃

兵辦，看你年紀小，不辦你，就在這裏當勤務兵吧！』

『不，我是要回司令部的！』他急了：『你不信跟我去司令部調查，要是逃兵就

槍斃我。——叫我逃都不逃呢！』

『還調查什麼？我又不當你逃兵辦。』大隊長武斷地說：『在我們這裏當勤務兵不

是一樣？你們每月發一塊錢餉，我給你九塊半，還有什麼不好？不相信，先給你五塊大

洋。」

大隊長說着，從袴袋裏掏出一張五塊的鈔票，拍地一聲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

「我參加隊伍不是爲錢的。」他忍住煩燥說。

「那末，爲什麼？爲抗日，是不是？我們也一樣抗日呀！」

現在，他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就不再爭辯，只靜默地想着應付的辦法。

就這樣，他被打留在那個不明番號的部隊裏，受着監視。

日子一天天地爬過去，他像被沉在海底似地，忍着氣挨過了十天。他不再提起「自己隊伍」的事，於是監視也就漸漸地鬆懈了。

一天，在大隊長午睡，傳令兵，勤務兵們都偷着到後院去打牌九的時候，他像老鼠

一樣悄悄地溜出了大隊部，跑到村公所裏寫了一封給會團長的信，在信封上插上幾雞毛

（註）；村副看到是送給××軍的雞毛信，立刻就派人送出去了。他悄悄地溜回來，大

隊長還在響亮地打着鼾。

那半天底時間是難熬的——心像給什麼蛀蝕着一般癢癢的，外面一點腳步聲或是一

句話都天旋地轉地翻騰起來，像等待着什麼可喜的或是可怕的專情到來似的。他怎麼能一將近黃昏，他正懷斷絕那咬嚼了他半天的希望時，忽然聽到了期待得太久了的話

「我們底小同志高世昌在這裏嗎？」

「咱們這兒沒有什麼高世昌。」

他沒有再躊躇，乘着誰也沒提防，他像發狂似地衝了出去，一面喊着：

「我在這裏，我在這裏，同志！」

於是，他見了那位熟識的特務連底二排長，他抓住二排長底手，高興得說不出

話。

二排長將司令部寫的一封信交給了追蹤出來的那位大隊長。那傢伙看着公函，臉

都變白了。高世昌從衣袋裏掏出那張打摺了的五元鈔票交在那大隊長底手裏說：

「是你底錢，還給你。」

於是跟着二排長走了。那大隊長一句話沒說，臉發白地盯着他們底後影。

將。

『歡迎高世昌同志！……』

一走出村，他就聽到了一片呼聲。

『來了多少同志阿？』他抑住心跳低聲問。

『我們來了一排人接你呢！』二排長回答。

於是，他立刻投入了二三十位同志底包圍中，被他們擁着，抓着，擁着，……他感到像見了久別的親人——雖然那些同志大部分是不認識的——他底眼睛潤溼了。

他們踏上路，夜漸漸地黑下來，而他底心却一步一步地更明朗了！

六

一天，他走進來，臉上蒙着陰鬱的臉巴。

『爲什麼，不高興嗎？』我問他。

『沒有什麼。』他說。

但停了一下，他又補充說：

『……』

「受了批評。」

「爲什麼？」

「我和蔡永山打架。」

「誰底錯？」

「兩個人都有錯。」

「指導員批評得對不對？」

「他是對的。」

「那末就不必不高興呀！」

他想了一下，輕輕地說：

「是的——」接着給自己下了論斷：「農民意識。」

一九四〇年，三，一九於重慶。

(註) 雞毛信——山西戰區中，各村民衆代軍隊送信，村村相傳。插一根雞毛的爲

急信；插兩根雞毛的爲最緊急信，這樣的信差不多是跑步送的。

一個小兵底來歷

一

在晉東南深山中的一個小村裏——×××旅旅部底所在地，我認識了十四歲的小班長王恩田。

每天傍晚的時候，他總帶着他底一班小兵跑上南面的高坡，整齊地排成雙行的隊伍；於是他顫動着響亮而微帶沙音的嗓子，教大家唱着歌。

「我們在太行山上

我們在太行山上，

山高林又密，

兵強馬又壯，

敵人從那裏進攻。

我們就要它在那裏滅亡！

.....

這一羣孩子底整齊而雄壯的合唱聲，震動了四近的山壁，清晰的回響從四面八方拋整個山谷都盪漾在金屬的聲浪中。

歌唱完畢，他們會開始各種各樣的遊戲——搶着球，翻着斛斗，互相糾纏做一團，常常發出一片跳躍的歡呼聲，這種時候，你分辨不出誰是班長——他像別人一樣笑着跳着。

可是，鐘點一到，他立刻又戴正帽子，束好皮帶，威嚴地站着，細小的眼睛機靈地閃爍着，看着同伴們排好隊，然後響亮的一聲：

「立正！敬禮！」

於是，就解散到各人自己底工作部分中去了。

聽說他初來部隊的時候，是以愛打架出名的，有誰得罪他，他總是一聲不響，鐵馬的粗眉毛一皺，就和對方扭成一團了。打得過的打，實在打不過就咬；可是，昇班長以後，他就不再講打了。

我問他：

「現在爲什麼不打架了呢？」

他笑着說：

「你就是打勝他，他也不服你；只有講道理說服他，他才會真服你。」

他在工作上一向就認真，當公務員的時候，他曾經偵查出一個混進隊伍裏來的奸細——他發現那人行爲奇怪，就故意接近他，觀察他材而且騙那人說：「我也想開小差」。

結果，那人倒真的把他看做「同志」，將秘密告訴了他，要他幫忙，他却不容氣地報告了「鋤奸股」。

從那以後，他就被昇做公務班長了。

兩年前，他還生活在河北平原一個鄉鎮間的鞋舖裏。

一九三八年春底一天早晨。

舖門只打開了一扇，店堂裏昏昏朦朦，好像天還沒有亮；街上却已經鬧嚷嚷的，不斷地有人來往。

王恩田默坐在櫃台邊，着急地望着爸爸！——爸爸在昏暗中只是低倒頭上鞋，好像一輩子他不會離開那個矮皮凳。徒弟福根靠他坐着，匆忙地在上好的鞋底上塗臘；時時望恩田一眼，好像說：

「他不走，真沒辦法！」

前一天傍晚，鎮上來了一批隊伍，駐在街上西頭的「平民學校」裏。這是日本兵退出以後，第一次看見中國隊伍。老百姓因為不久以前，吃過潰兵的虧，聽說隊伍又來了，都連夜往鄉裏跑。恩田爸爸是「吃教」的；鎮上有亂子，用不着往鄉下逃，只要躲到鎮

東的「禮拜堂」裏去，就有外國人保護。

今天一早，他爸爸慌慌忙忙地跑到「禮拜堂」裏去打聽消息，回來却高高興興的，說鎮上都說：這個隊伍公買公賣，不打擾老百姓，連喝碗茶水都給錢。他又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做活了。

恩田偷偷地和福根商量好：讓爸爸再出去就一起到街上去，看看這個隊伍到底是怎樣的。

可是，爸爸却穩穩地坐在皮凳上，連站也不站起來。

恩田急得肚子裏打轉，再也耐不住性子歇坐。

「溜吧，大不了再挨他一頓打！」

他拳頭一捏，心一橫，乘着爸爸低倒頭穿線，就兩步跨出了門。到門口，才回頭向福根扮了個鬼臉，好像說：

「我終究溜出來了，你可敢？」

只見福根愁眉苦臉地瞅了他爸爸一眼，又沒奈何地低倒了頭。

白得刺眼的太陽光滿照着整條街，把蹲在他前面的影子縮得像隻老母雞。街上很熱鬧，來來往往的小販們，有的挑着滿籠的梨子——梨子熟得黃油油的；有的提着滿筐的花生——花生大得肥滾滾的。好像「趕會」的日子。從日本兵打下保定府以來，鎮上就不會見過這樣的情形了。

他帶帶跳地往西頭走，繙做一團的影子老纏在他底腳跟前。

沿街，到處貼上了紅紅綠綠的紙條，上面寫着大字，在一片瓦礫場邊，他不由自主地住了腳。那里的房屋，是兩個月以前，日本兵到這里的時候放火燒掉的。往常，那地方堆滿了碎磚瓦和焦木頭，看去陰慘慘的，誰也怕進去，只有野狗在那里做窩，屙糞。弄得過路人都嗅得到觸鼻的酸臭氣，不能不捏着鼻子。

今天，那兒可變了樣——磚瓦都已耙平，焦木頭也給搬走了；場子打掃得乾乾淨淨，靠牆搭起了一個小戲台。幾個年輕的兵，跳上跳下地忙做一團，有的在掛布條，有的在貼花紙。台下圍着許多看熱鬧的老百姓。

他的眼睛，突然給台柱上的一張紙條吸住了，他清清楚楚地認得寫在紙條上的字是

說這隊伍不打人，不罵人。

他想起了日本兵到這里以前，也到過許多潰兵，那些兵，看見東西就拿，看見雞鴨就捉，看見豬牛就殺，一句話不對，就打人，連小孩子都打。嚇得老百姓都逃完了。

「這隊伍，真會不打人，不罵人嗎？」
他想着，心裏有點疑惑。

一個比他高一點的小兵，正從台上跳下，向他這面走過來——那兵穿着寬大的棉軍衣，腰裏緊緊地束着皮帶，使胸部高高地挺起來，看去很威風，臉子黑黑的，很結實，嘴邊總浮着快活的微笑。

「問問他——這個小兵。」

恩田忽然想出了一個主意。

「呢，小老鄉——」他吞吐地喊，覺得不合適，連忙又加上：「同志——」

那小兵笑嘻嘻地接近他身邊，一隻手搭着他底肩膀。

「什麼事，小老鄉？」

小兵說，口氣好像老朋友。

「你們的隊伍真的不打人嗎？」恩田膽壯了起來。

「當然是真的。你不看見那條標語上寫着麼？」小兵說，「你認識字嗎？」

「認得的，我讀過三年書——」恩田說着。又急忙轉了話題，「那末，官長也不打兵麼？」

「也不。」小兵簡單地說，「我們是官兵平等的，誰也不能打罵誰。」

「連小兵也不打？」

他問得很氣急，心裏砰砰地跳着。

「當然不打。」小兵却回答得平靜而淡漠。

他這才吐了一口長氣，緊繃的心鬆弛了下來。

「那末，做了錯事呢？」他追着問。

「批評！」小兵說：「我們只批評，不打罵。」

「只批評？」他笑了起來。

恩田在九歲的時候，進了教會辦的一平民學校，在那里讀了三年書。到這回日本人打北平，學校才停課；他記得：在學校裏，有一回那個小洋鬼子——牧師底兒子——罵他「亡國奴」，他一句話也不說，舉起手就打了小洋鬼子一個嘴巴，小洋鬼子像豬一樣地叫了起來，哭哭啼啼地跑去報告了先生。先生找他去說：「他罵你是他錯，你打他就是你錯了，你應該和和氣氣地批評他，和他講道理。」從那天起，他懂得：「批評」就是不准動手，要和和氣氣地講道理。他向來是不歡喜講什麼道理的，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挨打，從來不討一句饒；他爸爸無論怎樣狠毒地打他，他總是連哼也不哼一句。

他七歲的時候，他的爸爸第一次帶他進「禮拜堂」，禱告的時候，他看見大家都閉起眼睛，低着頭，只有牧師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話，覺得很有趣，忍不住大聲笑了起來。爸爸把他拖回來，就用鞭子打他，把他提起來摔在地下，撞破了頭。額上到現在還留下了創疤。

他想：長官對小兵不打，不罵，只講道理，那樣的隊伍多有趣啊！「批評」——就讓批評三天三夜也不怕。

他想着，就問那個小兵，「你幾歲？」

「十四。你呢？」

「我只有十二。」他似乎很抱歉地說：「十二歲也可以進你們底隊伍嗎？」

「可以的——我們那里也有十二歲的。」小兵說：「不過，要問連長？」

三

那天晚上，他果真又遭了他爸爸一頓打。他脫了棉衣棉袴，正想鑽進被窩，他爸爸拿了一根碎皮編起來的皮鞭，走進房來。

「你告訴上帝，今天到那兒去玩來！」他爸爸揪着皮鞭，裝得冷冷地說。

他望了一眼——他爸爸底睜得發紅的小眼睛，和鼻子下面那兩條直灣到嘴角的深陷下去的曲綫，他就嚇得：今天又得挨揍。

他一聲不響，不慌不忙地揭開被窩——他似乎有這本領：看清白了要來的是什麼事，那就不管那事怎樣可怕，心也是穩穩定定的。

正當他伸腿打雙脚，他爸爸已經按捺不住，一步跳過去，把他按倒在床上，皮鞭在他身上亂踹亂跳。

「你說不說？你說不說？……」他爸爸一面打，一面氣急地問：「我就要打得你開口！」可是，鞭子像不是打在他身上一樣，他不出一聲；只有身子因為痛，在被上掙扎着，扭動着，像在和痛苦鬥爭。

他爸爸氣得手腳發抖，狠狠地扳起他底頭，只看見他兩道又黑又粗的眉毛橫在一起，額上鼓起深深的皺痕，眼眶有點潤濕，卻沒有眼淚流下來。……

他勝過了他爸爸，終究沒有招供一句話。

他爸爸累得渾身發軟，躺倒在炕上，不多一會，就打起鼾來了。

他縮在被窩裏，翻來轉去都睡不着。

檯子上的豆油燈靜靜地燃着，黯淡的黃光灑在爸爸臉上，模糊地看得出他臉上的深深的皺紋。

街上已經靜寂，偶或一陣風馳過這廣大的平原，帶來幾聲低微的狗吠聲。

背上，腳腿上，辣辣地，像毛毛虫在刺。他伸手進衣服裏去摸，創痕像喂飽了的春蠶，一條條腫得高高的。他一面撫摸着，一面緊緊地咬着牙齒。

往常，他遭爸爸毒打之後，總是恨爸爸，想着：有一天總要和爸爸打架。今天，却不大想到爸爸。他只覺得：這個家，這個地方，一切都不如意，非離開不可。到底什麼不如意呢？他可說不出來。好像有一種說不出，看不見的東西，比爸爸底打更討厭。

他悄悄地起身，披上棉襖，望了一眼睡在炕那頭的爸爸——爸爸還是打着鼾——就輕手輕腳地向廚房裏摸去。腿上的創傷像千支針在刺。他咬緊牙齒，艱難地移動着脚步。廚房給黑暗填得只剩一點空隙，腳踏進去，就像跌進了一口無底的古井，什麼也分辨不出來。他憑着記憶，摸到福根搭舖的地方。

「誰？」

一個驚惶的小聲音從黑暗裏發出來，帶着一點顫抖，他看見兩點微閃的光亮向他逼來——那是福根底受驚的小眼睛。

「我。」他低聲但是鎮定地說，「你還沒醒嗎？」

「睡不着呵……」

福根底緊張弘緩下來了，聲調裏却帶着一種可憐的軟弱情味。

他告訴恩田，師父打他的時候，他躲在門外聽，想進去勸又不敢進去，只嚇得直打戰。

「有什麼可怕的？在家裏就只有挨打。」恩田說。

「可真受不了啊！」福根嘆着氣。

「要不挨打就別挨在這兒！」恩田說得十分決斷。

「可是，不挨在這兒，往哪兒去呢？」

「我要去當兵。」

「隊伍可不要小孩子呀！」

「新來的這個隊伍，我問過了，他們也有小兵。」恩田說得非常得意而有把握：

「你也要去嗎？」

「我？我……」福根乞乞格格地說不下去，似乎牙齒在磕碰。「師父找到要打死的

「那就讓你一輩子活在這裡。」恩田氣惱地說；「叫我！給打死還比你這樣活着痛快些。」

他粗暴地轉身就走，邁開步才記起腿還是辣辣刺痛，他放緩了腳步。

「等一等，你等一等呀……」

後邊送來那個軟弱而可憐的哀求的聲音。可是，他連頭也不回，步子邁得更快，讓那低微的聲音孤單地掉落在空虛的黑暗裏。

四

天剛亮，他就在那「平民學校」門前徘徊了。現在，太陽已經從街口的大松樹上探出臉來，閃耀着微光的成球的松針，印在藍得透明的沒有雲影的天幕上，像精工彫刻在水晶上的花紋。

他生長在這地方，已經十二年了一！他曾經在鎮外的廣闊無垠的田野裏奔馳，曾經在街頭和鎮上的孩子們打架，曾經在愉快或是憂愁的心境中度過無數的黎明或薄暮，可從

來不曾感覺到這鬼底景色是美麗的；而今天，那古老的松樹，那深藍的天，似乎都輝耀着新鮮的，動人的光彩，吸引着他底注意。是那松樹，那藍天變了樣麼？不。只是在他心裏，似乎有一種東西突然醒了過來，使他感覺到一切都新鮮，好像到昨天爲止，他都熟睡着，那些日子都白過了似的。

他在這門前徘徊得那麼久，不是胆怯，也不是猶疑不決，倒是對自己的決心覺得高興，似乎生怕它會過去得太快。

「進去吧！」他自己催促着自己。

就在這時候，他底手被一隻溫暖的手抓過去握住，他一看，正是昨天和他帶過話的那個小兵。

「小老鄉，起得這麼早？」小兵親熱地說：「到我們裏面去玩吧！」

「我來當隊伍的。」他說着，好像帶一點頰靨。

「參加我們底隊伍？」

小兵吃驚地瞪着眼喊了起來，沒有等他回答，就用力地將他抱住，差不多將他抱空

「我領你去見連長。……」小兵興奮地說。

他倆一路走進了「平民學校」。

一進門的左側，兩株落了葉的大榆樹，驕傲地站着；初昇的太陽從那稠密的枝梢間灑下來，在西側的白牆上，畫上了網絡一樣的色彩。

這地方是他熟悉的。他在這學校裏讀過三年書，曾經和同學們在這里滾過鐵環，做過捉迷藏，差不多連閉起眼睛來，都指得出那個地方該上一級坡，那個地方該拐一個彎。可是。今天却覺得一切都是新鮮的——連那老榆樹也透露着一種新鮮味，好像從來沒有到過這地方，不曾看見過這地方，不曾看見過這一切似的。

「隊伍要我嗎？」他帶着興奮的不安問。

「當然要的。」小兵說，「問連長好了。」

走到以前做「辦公室」的那間房子門前，小兵停住了。

「我先進去報告連長，你等一下。」

小兵說過，就揭開灰色的布門簾，進去了。

他站在門口，望着那微幌着的布門簾，心裏想着：連長是怎樣的人呢？一定是穿黃呢軍衣，背斜皮帶，掛指揮刀，又高又胖的個兒。

他想着，就好像已經站在那樣的軍官面前，覺得怪討厭的。——他以前看見過的軍官，都是那樣的。

正在他想得出神的時候，小兵從門簾裏伸出半個臉子來，說：

「進來！」

他跟了進去——房子裏還和從前差不多，桌椅都沒有大改動，只是桌上乾淨了些，不像以前那樣，堆着好多東西。

一個年輕的兵，穿着褪了色的灰布軍衣，蹲在地下調理炕爐。發紅的煤火映在他尖瘦的臉上，看得出額際的粗而深的皺痕，像莊傢人一樣。

「爲什麼不見連長呢？」他暗地裏想。

可是，那個小兵却輕輕地對他說：

「這就是我們連長。」

他覺得非常奇怪，「連長」爲什麼像個兵一樣，不像個「軍官」呢？

「小老鄉，你要參加我們底隊伍嗎？」

他底心放寬了——連長並不可怕，倒像小兵一樣。說說就可以做起朋友來的。

「爲什麼要參加隊伍呢？」連長接着溫和地問。

「不高興住在這裏。」他自在的說，帶着頑皮的笑。

「家裏爲什麼不好呢？」連長也笑着問。

「爸爸要打我，常常打。我不高興挨打。」他說着，臉色漸漸地嚴重起來。

「可是，當隊伍是要吃苦的呀！」

「吃苦我不怕，就不高興挨打——隊伍是不打人不罵人的。」

他瞧了連長一眼——連長底平靜，誠實的微笑鼓勵了他——才放心地說下去：

「當老百姓，日本人來了又得躲——關在教堂裏，像坐監牢一樣，悶也悶死了。當

了隊伍可用不着再躲日本人。它來就打，痛痛快快的。」

連長給他底話激動了，臉上耀着高興的紅光，笑着走近他身邊，緊握着他的手說：

「是的，我們隊伍是不怕日本人的，它來就打……你就在這里吧，跟我們打仗！」

像聽到了一個意外的喜訊似的，他渾身顫抖了一下，眼睛潤溼了，嘴唇顫動着，但發不出聲音來，祇是！用力握住連長底溫暖的。

第二天，他爸爸到連部來見連長，哭哭啼啼地訴說着：他祇有這一個孩子，不能讓他跟隊伍走。

連長把他叫出來，當着他爸爸底面對他說：

「你父親要你回去，你就回去罷！」

他却只說了一句：「不回去。」就走開了，眼淚也沒流一滴。

從那以後，他就留在隊伍裏了。

一九四〇、一一、二五。

復活

一個下雪的黃昏，我到了距那縣城十二里的一個荒村。這是×××旅特務隊隊部駐紮的地方。

給我領路的那位偵察員將我帶進一個暗黑的院子，那院子靜悄悄的，沒一點生氣，不像我所到過的一切住隊伍的地方。從上房的微明的紙窗裏，透出一點女人底語聲。我心裏暗想着：這裏大概並沒有隊伍，許是帶我來暫歇的一個老百姓底家。我正想發問，可是沒有等我開口，我底同伴已經將側房一扇虛掩的板門推開，我也跟着走了進去。立刻，在炕邊坐着的幾個年會的老百姓都站了起來，親密地和我底同伴招呼，拍着他底肩膀，和他攀談一些我不十分聽得懂的事，似乎不像平常的老百姓。我，這個突來的客人，暫時被冷落了。我正感到一點窘，這時，從那陰暗的炕角裏却發出了一個熟悉的聲音：

「×同志！我們等你久了！」

我盡我地睜大眼睛觀察那陰暗的角落，想弄明白招呼我的到底是個什麼人。他穿着黑色的短棉襖袴，敏捷地從炕上跳下來了。在黑暗的菜油燈光下，我看清了那個瘦削而略帶蒼白的臉，是特務隊政治主任曾柯。我曾經在旅部裏見到過他，旅長就是介紹我來找他的。

呢帽推在額頂，眉毛濃黑，眼光鑠鑠有神，雪白的牙齒當中夾着一顆金牙，在燈光下閃灼着鮮麗的光彩。全身的黑衣加重了他幾分神秘性。

有人告訴過我，他是北平一個百萬富翁底兒子，戰前在北平曾經度過豪華的大學生生活；但就在那時，他也是學生運動底一位主將。抗戰以後，他就像贖罪似地，在前方總是擔當着最艱苦的工作。

「趕快洗腳，換鞋子！」他操着純粹的北平腔說：「請您的菜，我們早就預備好了。特地從城裏買來的。」

「有什麼特別菜呢？」我隨口問——走了一天的路，肚子餓得慌，對於菜的興趣是特別濃厚的。

「新鮮的桂魚，你這幾個月吃過麼？」

自然，這是一種誘人的菜目，不要說這幾個月，自漢口失陷以來也就不會嚐到過

了！

珍貴的菜肴刺激着飢餓的腸胃和疲憊的神經，精神遽然振刷起來了。

「你們可以隨便到縣城裏去買東西嗎？」我問他。

「不要說買東西，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自由自在地，坐在偽維持會辦公廳底窗外，旁聽敵偽底重要會議。」他平淡地說，「一部八維持會的重要人物，是可以聽我們指揮的。你覺得這是奇怪的事情嗎？這正是敵後——淪陷區底真實狀態。」

他那語氣底平淡，把我底驚訝也厭下去了。

x

x

x

x

晚飯後，我就溜上了炕，開始脫衣睡覺。這一天，爲着避開被敵人注意，我沒有騎馬，跟着那位偵查員在泥濘險滑的山道中走了幾十里地，我差不多常常要跑着才趕得上他。身子疲困得很，恨不得一到地方立刻就睡覺；可是，正當我脫衣的時候，曾柯突

然止住我：

「我們這裏的紀律是不准脫衣服睡覺的，你知道，這兒離城二里，離鐵路只八里，城裏有一百多敵兵，五百多偽軍，他們時時刻刻都可以包圍住我們的。」

我楞住了。也許是我底臉色太難看了，他立刻又改了口氣：

「不過你是客人，要脫衣服也可以脫，我們可以負責的。」

「假使敵人來襲擊，你怎麼辦呢？」我詢問他。

「敵人有一個兵出城，我們都會爭先得到報告。」他泰然自若地說；「你大概曾經聽過，游擊隊如魚，老百姓如水的比喻罷？在這里，我們真的離開老百姓就不能生存。假使沒有人帶路，你在這村裏會發見一個游擊隊嗎？」

於是，我就放心地開始脫衣服了。當我剛鑽進被窩的時候，他又輕輕地對我說：

「你來得正好，明天有一個特別的客人介紹給你，你可以從她那兒聽到好多特別的材料？」

「他是幹什麼的？」我連忙問。

「一個敵人的女宣撫員。」他說。

「敵人的女宣撫員怎麼會到這兒來呢？」

「唔，材料就出在這兒。你明兒見到她就明白了。」

我看出了他底故意要賣關子的神氣，就不再追問他，靜靜地睡下了。但是，我底疲乏的神經却不能甯靜，許多疑問糾纏住我：她是個怎樣的人？為什麼會當了敵人底俘虜？為什麼又會認識這里的人？她是怎樣生活着的？許多模糊的幻象從腦子裏流過，我終於漸漸睡熟了。

x

x

x

x

我也不知道睡過了多少時間，突然，一個聲音將我從夢中喚醒：

「x同志，起來！」

我像反射似地坐起來。

桌上的菜油燈依然燃着，只是顯得更黯淡了一點，窗外還是黑漆漆的。半空裏旁邊的依然是政治主任x柯。

「什麼事？」我急促地問他。

「不要緊。」他微笑着，沉靜地說：「剛剛我們得到報告，有兩個偵探從縣城西門出城，好像向這方面來，所以叫醒你準備一下。但是，只兩個人，沒有大事，你仍舊可以睡。」

可是，我當然不會再睡着，我也略略知道所謂「準備」是怎麼回事——趕緊穿好了衣服，整好了行李，依舊躺在炕上。

大家都不說話，房間裏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只有豆油燈底火焰時時迎風跳動着。

約莫半點鐘以後，一位農民裝束的偵察員推門進來說：

「敵探逮到了，隊長請你問話。」

會柯吩咐：帶進來。

我也興奮地坐了起來。

不一會，一個穿着藍布棉袍的年輕女子和一個學生似的青年出現在這昏暗的房間裏。那女子，剪短的頭髮略帶蓬亂，臉部瘦削而蒼白，微突的額上刻着幾條纖細的皺

紋，眼睛細長而帶着尖利的閃光。

「呵，是你們！」曾柯略帶驚訝地說：「你們不是說明天來的嗎？怎麼今晚就來了？我還當真的是什麼敵探！」他說着，微笑地睨了我一眼。

我想着：這大概就是他所說的「特別的客人」了。

那女子機靈地望了我一眼，就長縮地把眼光移到曾柯身上，不開口。

「不要緊的。」他底眼光差不多不易覺察地向我這邊瞟了一下：「坐下來說好了！」他底口氣像教師對待學生似的。

「本來預備明天來的，但是臨時有了變動——」那女的說——聲調很清晰，雖然帶着很重的土音：「明天跟我『愛護列車』（註二）出發。今晚，他們都到妓館里去了，所以我可以來。」

她說着，突然頰上泛起一陣紅，羞澀地低倒了頭。

「那末，明天出發的任務是什麼呢？」曾柯故意把話題轉開了。

「還不是宣傳『護路』！」她冷靜地說，「這是宣傳大綱。」

她從衣袋裏抽出一張紙來遞給曾柯。

「天明前我一定要回去。」她接着說，「你要對我說的話趕快說。叫我做的事情都完成了。」

她態度非常冷靜，似乎是一個富於工作經驗的人，只有從那時時顯露的淡眉間，可以看出她底心頭是蘊藏着無限哀愁的。

「我們一起到隊長那裏去談一下吧？」曾柯說。

於是，他們一起走出去了。房內只留下我和一個偵察員。周圍很靜寂，遠遠地傳來一兩聲狗吠，大約已是午夜的時候了。

我獨自躺在炕上，想像着這位純良的女宣撫員底生活的真景，不覺難過起來。多少良的靈魂在戰爭中遭了不應受的蹂躪呵！然而，她還是幸運的，因為她終究發見了靈魂底救星！

半點鐘之後，曾柯獨自回來了。

「呵，這個人進步得真快！」他一坐下來就感嘆地說：「和我們發生關係還不到

個月，可是成績真是驚人！」

「一個被人從羞辱和絕望中拯救出來的人，她底忠誠是會出人意外的。」我說。

「你還懂得到底身世嗎？」他問。「她是一個很可同情的人——曾經在縣縣中學裏學了業，和一個商人底兒子結了婚，丈夫是一個吸毒販毒的浪蕩子，她嫁後沒有過過一天幸福的生活。敵人來了，她想逃，但家裏不肯走，也不准她走。敵人底宣撫班成立以後，她家裏就逼她去當宣撫員，賺了幾塊錢一個月的薪水。她最初也以為只是一種事務性質的職業，却不料從此就墮入火坑！三個宣撫官和一個班長——都是日本人——輪流地扣住她，晚上不放她回家。家庭又因此羞辱她，使她不敢回家。她在痛苦中曾經幾次想自殺。後來碰到了我們底人，才從精神上救活了她。現在，她已成為我們底堅決的戰鬥員了！……」

正說着，她忽然又和那位青年一路回來了。眼皮微紅，眼睛有點潤濕，似乎流過淚。

「曾主任，你無論如何要救救我……」她猛然撲向炕邊，抓住了曾柯底手，眼淚

像連珠似地滴下來；和頭先的冷靜相比，簡直好像是兩個人。

我吃驚地怔住她，曾柯似乎也有點窘。

「你們把我從死裏救起來，却又不拉我出陷阱！你知道，一個掉在陷阱裏的人，根本看不見天光，倒也死心塌地；可是，看見了一線天光而又爬不出來，那才比死更難受……」

她一面抽咽，一面異常激動地說着。

「可是，你如果幫忙添幾罐土，根本填平了那個坑，使得別人也不會再掉下去，不是更好嗎？」曾柯平靜地說。

「可是，天天給那些鬼子糾纏，我實在受不了！」她差不多跳踴起來了。「家，我反正是不會再回了！只要能離開那里，我就是拿性命去換都是願意的……」

經過一陣發作之後，她又漸漸地平靜了起來。

「好，我該走了！」她站了起來，「工作我是會努力的，但是，我總希望能夠離開那火坑！做什麼艱苦工作都可以，只要能夠離開那里。」

她像自語似地說着，走過來溫柔地和曾柯及我握手，飛快地，他們兩人就消失在門外的黑暗中了。

我嘆了口氣，躺倒在炕上，仰望着窗紙——那紙土已經透出了一線蒼白，將近黎明了！可是，在黎明之前，走夜路的人却是痛苦的。

(註一) 敵人在淪陷區內組織宣撫班，由日本人領導，招募中國男女青年為宣撫員，經常做欺騙宣傳工作。

(註二) 淪陷區在鐵路或公路五里之內的村莊被編為「護路村」，即負護路（反對游擊隊破路）責任。經常有列車開往各村宣傳「護路」，這類列車叫「愛護列車」。

一九四一，六月於港。

再生

一

北方的鄉村底夜是異常靜寂的，天剛剛黑下來，村街上已經很難聽得到人聲，空氣甯謐得像凝凍了一般，只有村外這時時傳來陣陣的犬吠聲。

我們和×軍政治部底幾位同志集在一間土築的小室裏，像開敘家常一樣談着敵後的故事。瞌睡似的燭光像時時給人們底語聲驚醒似地，迷濛地跳動着，模糊了人們臉部底線條。語聲平靜而活潑地流着，有如潺湲的溪水。

周圍是那麼地甘靜，那麼地幽謐，使人們底心境澄清得像清泉一樣。誰又想得到這是在公路（武長路）線上，在距敵人底據點幾十里的山村中呢？

你們愛聽敵後的故事嗎？可是，敵後的故事並不都是痛快的，也有叫人忘了難受

的呢！」

G君籠起手，帶着一口浙江口音說。

雖然，這只是晚秋的季节，可是，在這夜的山村中，已經使人感到濃重的寒意，而我們眼前的這些政治的戰士們却還穿着單的灰布軍服。

一陣風帶着村野未落盡的樹葉颯颯聲，從門隙裏鑽進來，燈影躍動得更厲害了。

G把手攏得更緊一點，於是繼續着他底敘述：

「我在××旅政治部的時候，遇到一個奇怪的小鬼。你們都看見，在我們隊伍裏的小鬼都是蹦蹦跳跳，愛笑，愛鬧，愛唱歌的。可是，那個小鬼却特別，別人唱歌的時候他不唱歌，別人遊戲的時候他也不遊戲，老是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那裏出神，眼望着天，好像做夢一樣。

「那時我們底隊伍駐在昔陽（晉東）底鄉村間，鄰縣平定大半是淪陷在敵人手裏，這個孩子告訴他自己說：是從平定縣逃出來的，他底哥哥已經給日本軍隊殺死，他自願參加我們底隊伍。



別人唱歌的時候他不唱歌，別人遊戲的時候他不遊戲，老是一個人默默地坐在那里出神，眼望着天，好像做夢一樣。

「他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名叫趙長生。個子並不矮小，可是却瘦得像螳螂一樣，胸脯深陷下去，背却已經有點弓起來。走起路來軟綿綿地，就像碰到一根麥草都會給絆倒似的。爬了三幾步坡，就要坐下來喘半天氣。眼睛永遠像要瞌睡似地睜不開，臉色青白而陰冷，有如結冰的湖面。後來，別的小鬼們都叫他小老頭子。」

「我們問他：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的呢？他說是在家鄉餓壞病壞的。那時，從海格區裏逃出來的老百姓，十個有九個都是磨折得不成樣的，誰又會懷疑到他說了什麼假話呢？」

「他就被分派在我們宣傳科當勤務。我們那里有兩個小勤務，一個是個十三歲的山東孩子，名叫王福寶；另一個就是他。他們倆是一個明顯的對照：一個粗魯，頑強，一個就陰鬱，軟弱；一個好動，一個就愛靜；一個喜歡打架，一個就連吵嘴都怕。王福寶常常拉着他來認字，唱歌，做遊戲，他雖然滿肚子的不願意，可是當面總不敢違拗他。」

「王福寶每天差不多整天都忙着，沒有一刻甯靜的時候。可是，到了晚上，吹過息燈，就立刻躺上床睡着了，一直睡到天亮。趙長生可不同，常常在息燈之後，還是有

點什麼未了的事似地，獨自不聲不響地默坐在黑暗中。有的時候，王福寶臨睡問他：『你還不睡嗎？』他總是哭喪似地說：『我睡不着呀！』於是，王福寶就不理他，顧自先睡了。

「那時，我們科裏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天天有人失去紙煙，每天總會失去五六支。是誰偷的呢？誰也猜不透。

「有一天晚上，王福寶睡了一覺醒來，想起床小便，突然發見趙長生還是默坐在炕上，嘴邊有一顆發紅的火光閃灼着。他跳過去一把抓住他問：『你做什麼？』趙長生嚇得抖顫着，答不出話。他一把將那火點從他手上刮過來，才明白那是紙煙，於是，這失煙的謎算揭穿了。因此才使我們想起，平常每當有人抽煙的時候，趙長生總是發癡似地望着人，不住地打着呵欠。我們問他：『莊稼的孩子怎麼會抽上紙煙呢？』他總是臉紅紅地，垂下了眼皮，不做聲，像有什麼秘密怕給人看穿似的。

「從這事發生以後，王福寶就常常注意着他底行動了。每當趙長生獨自出去的時候，他就常常悄悄地跟着去。於是，又發見了一件奇怪的事：每當黃昏，趙長生常常獨

自坐在水塘邊，等着伙伙們來挑水，直等到人家挑完水，他還是默默地坐在那裏，癡望着沒有動靜的水面，好像思慮着一件什麼事似的。他到底想着什麼呢？誰也猜不透。

「有一天，吃過晚飯之後，王福寶先去坐口水塘邊，也裝得像想着什麼事似地不高不興的。沒一會兒，趙長生果然也來了。伙伙都擔好水走了，他倆還是默默相對地坐着。趙長生突然輕輕地嘆了一口氣；王福寶望着他。

「『要能開小差就好了！』王福寶試探地說。

「『你也想開小差嗎？我看你到好像很舒服的。』趙長生說。

「『我也和你一樣，討厭這個隊伍！』王福寶說。

「『你和我一樣？也是那邊派來的嗎？』趙長生驚喜地問。

「王福寶楞住了，不知該怎樣回答。『那邊』是什麼地方呢？『是的。』他終究含糊地答應了。

「『你也受過訓？』趙長生緊逼着問。

「他祇好點點頭。

「你底工作做了嗎？」

「這回，王福寶耐不住性子了，他反問對方：

「那邊派你做的是什麼呀？」

「在水井裏下毒。」趙長生毫無戒備，平淡地說，「你呢？」

「王福寶沒有回答他，却跳了起來，爾紅耳赤地逼着他問：『你下了毒嗎？你下了嗎？』」

「『就是沒有呢！』他頹喪地回答，『我到這隊伍裏來，認識了這許多人，我覺得他們都是好的，你想，無緣無故要叫我害死他們，怎樣害得下手呢？』」

王福寶平靜下來了。他溫和地問他：

「那末，你天天坐在水邊，就爲這件事嗎？」

「是的，我天天在回想這件事——人家對我不壞，我爲什麼要害人家呢？我想把這

藥丟掉，你說好嗎？」

「怎麼不好？當然好呀！」

「我就怕將來回不去！一回去，日本人就……」

「你還要回去啊？」王福寶說，「在隊伍裏不好嗎？就像家裏一樣——我不是人派來，是自己來當隊伍的。頭先我說的話，是騙你的！」王福寶說着，笑起來了。

「於是，他們兩個人就一起把這事情來報告了我們股主任。我們才明白這個和大家打不到一塊兒的奇怪的孩子，原來有這麼個來由。」

G君說完了這段話，從袖管裏伸出手來，點燃了一支待客的「哈德門」煙，皺着眉頭，貪饞地噉噉地吸着，好像恨不得要將這支煙吞進肚肚似的。

「才講了一會話，煙癮就發得這麼凶了嗎？」我們問。

「不。趙長生吸起煙來就是這樣的。」G君冷靜地說。

我們都笑了起來了。

「並不好笑啊，叫人難受的在後面呢！」他忽然又一本正經起來。

於是，我們重復安靜下來，靜靜地聽着他底敘述。

寒風帶着呼嘯，像一羣惡魔似地掠過村街，門窗都顫抖了起來，人門不自覺地攏一攏

衣服。

G君底低沉的語聲震響在這甯靜的小屋裏，有如流過荒野的清泉。

「這個孩子並不壞，他為什麼會做這種工作呢？」一位性的朋友插進來問。

「怪就怪在這個地方——你聽下去自會明白，急什麼？」G故作神祕地說，「你是聽故事，不是審案件吧？」

於是，他又不慌不忙地敘述起來。

一一

他底家是住在平定縣城附近的鄉間的。他父親原是個有一二担地的農人。可是在他出生的第二年，他父親就給山西軍隊拉去，從此沒有了消息。那時才兩歲的他，和八歲的哥哥，都靠他母親一個人日夜不歇的勞動，將他倆撫養成成人。

當敵人佔領平定的那年，他才十三歲，他哥哥十九歲，他底五十六歲的母親已經給了幾年的貧窮困苦耗盡了精力，現在是只剩了一層枯皮包裹着衰骨了！在敵人沒有

樓鄉以前，他哥哥也曾經想到過「逃」；可是，帶着一個不能行動的老年的母親和一個年幼的弟弟，身邊沒有一點存糧，一點積蓄，有什麼地方可逃呢？

「千爭萬爭，不要和命爭，命裏註定的事逃也逃不了！」他老母親說。……五十六的艱辛和不幸，教訓了她這種命定的哲學。於是，他們就那樣聽天由命地留下來了。

可是，要來的事情總是要來的，在敵人佔領縣城兩個月後的一天黎明，來了一隊日本兵，將這幾十戶人家的村子圍住，搜捉年青的男人，女人和小孩。他和他哥哥都給日本兵從草堆裏搜尋出來，要將他們綁走。他哥哥忍耐不住，一拳打倒了一個拖住他底衣領的日本兵，拔腳就往村外飛跑，可是，跟着一陣機關槍底急叫，他底強壯的哥哥就像發羊癲瘋似地突然倒在近村口的泥地上。他媽媽從炕上掙起幾無沒走動過的身體，跌跌衝衝地趕到他哥哥屍體旁邊，就再也支持不住，一跤栽倒在地下，連臉都埋進了土裏，再也起不來。站在村口的日本兵還高聲笑着，向她底身上打槍……

就這樣，他和他村裏的孩子們一起，被日本兵帶到縣城裏去了。

在縣城裏，他單獨被關在一間小土屋裏，沒有炕，晚上就睡在鋪了點麥草的泥地上。

他哥哥臨死前那發瘋似的憤怒的臉貌，中槍後的發抖似的掙扎，以及他老母親栽在地下的無力的蠕動……這一切可怕的印象像個妖魔似地跟着他，只要他一閉下眼睛，立刻就看得明明白白。他日夜地流着眼淚，連飯也不想吃。不滿一個月，他已經瘦得連陽也走不動了！

一個陰冷的晚上，他已經朦朧地睡去，突然有一個自稱是「醫生」的日本人來打開他底門，給他診察了一會，然後將他帶到一個生着火的溫暖的房間裏，讓他在滾燙的水裏洗了一個澡，換上乾淨的衣服。然後叫他飲下一杯藥水。

「不喝下去，你就舒服了！」那個日本人對他說。

他知道不喝也是不成的，想着：就使中彈死了，不也比這麼不死不活好得多嗎？於是就閉着眼睛，一口氣喝完了。那藥水並不難喝，沒有什麼濃烈的氣味，像白開水差不多。

喝下去以後沒一會兒，就感覺到週身都燥熱，血管裏像有一種小蟲在爬。一個月來，他第一次感覺到自已還活着，這想活下去，身體內似乎有一種熟睡久了的年青的力氣突然醒了轉來。他泛紅着臉，不安地在室內旋轉着，好像想找一個對象發洩那盈溢在

體內的力量。

這杯藥水真的治好了自己底病嗎？爲了什麼呢？這個日本人真是一個好心的醫生嗎？日本人爲什麼還會有好人呢？——他心裏疑惑着

那個奇怪的日本人站在旁邊，望着他微笑。

「我帶你去，一個好玩的地方。」

那日本人抓住他底手，將他帶進另一間空洞的房間——那裏面有扇關着的小門——重新將他脫得赤條條地。

「我不要洗澡了！」他帶着懇求的口氣說。

「不是洗澡，很好玩的。」

那日本人說着，將他底抖索着的粘瘦的身子推到小門邊，輕輕地在那小門上敲了兩下，於是門開了，從裏面衝出一股熱氣。

「這是一殺人房；一定要去命了！」他頭腦裏閃過這可怕的概念，全身顫慄了一下，就昏昏沉沉地，像一個失足掉在水裏的人一樣，沒入那迷濛的陰霧裏了。

那房間陰暗得可怕，剛從光亮中來的他，差不多什麼也辨不出來，只感到前面是一片看不見底的黑暗，陰森地壓迫着他。他下意識地旋轉身來，向那扇小門，可是門已經關閉了，將光亮隔斷在外面。他遲疑地站住，不知道應該向那方移動。突然，一隻溫暖的手接觸着他底赤裸的身體，使他汗毛直豎起來。他努力睜大眼睛，想辨別觸着他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在那霧一樣迷濛的微光裏，像夢境一樣，他看見一團雪白的東西擋在他前面，從上面，一股溫暖的氣息噴在他額際。他戰兢兢地抬起臉來，看見一雙閃光的黑眼睛俯視着他，濃密的黑髮披在那慘白的臉頰上。

這是一個不穿衣服的女人。——他開始意識到。於是，他顫抖得更厲害，兩腿像麻木似地沒有力量，一步也不能移動。就在這時候，那雙溫暖的手臂無聲地伸過來，擁抱着他。不知是由於害怕還是由於激動，他完全失去了抵抗的力量，不自主地跟着那雙溫暖的手臂移動，眼前漸漸地模糊起來，終於跌入了一種快意的夢境中！……

第二天醒來，他發見自己依然在那個破舊的土屋裏，發濕的潮氣一陣陣地沖到他鼻

子裏來。

「昨晚的夢裏的是一個夢嗎？」

他想着，打算拚起身來，可是，全身都像癱軟了一樣，一步也不能移動。於是，他又回想到那種精力充沛的愉快，那杯使他振奮的神祕的藥水，那個可怕而迷人的夢……

……

正當他想得出神的時候，那個奇怪的日本人突然又出現在他房裏，依然帶着那種不可解的微笑望着他，一面抽着紙煙。從那紙煙裏散發出一種濃郁的香味。他嗅着那種香味，感到一種難抑的渴求。

「你想抽嗎？」

那個日本人問，順手遞了一支煙給他。他立刻點燃了，如飢如渴地吸起來。

他倆默默地相對，紙煙很快地燃燒着，灰燼一團團地散落在衣被上。

他原來並沒有吸煙的習慣，可是這支煙却給了他那樣不可思議的迷惑，愈吸愈興奮，直到他貪饞地吸了那最後一口——火焰差不多炙着了嘴唇——吝惜地丟掉煙頭時，他已經完全變成另一個人了。他感到全身精力底盈溢，昨晚底夢又變成現實了——他輕快

地起身，活潑地在那小屋裏旋轉着。

於是，那個日本人又將他帶了出去。這何不是送進那神祕的屋子，而是送進一個教室。在那里集合着幾十個像他一樣可憐的孩子，也有幾個是他平日認識，和他同村或是鄉村的，但是他們不能互相交換一句話。教員像呆木頭一樣背誦着「新民學說」。有時那個日本人自己也來，教他們向中國軍隊或老百姓打聽消息的方法。有的晚上，當作獎賞，也間或將他送進那個神祕的房間，那種快意的夢境……

就像這樣——一面被吸取精力，一面被灌注毒汁——他在那里消磨了兩個月。

有一天，那個日本人又單獨地來找他，告訴他，要他投到×軍裏去，在那里做情報工作。他想：能夠活着離開這里，不比死在這里好嗎？於是就答應了。

「這是毒藥。」那人交給他兩個小包，用生硬的中國話說，「以後，沒人見的時候，放進他們吃水的井裏！以後，你就回來。」

他捲起他手臂上的衣服，將一支帶玻璃管的針刺進他底手背裏，注進一管藥水。針抽出來以後，那人對他說：

「這是毒藥針。三個月，你一定要回來，我再給你打一針，就很好很好。要是不回來的話，三個月你就死了。」

他聽着，不做聲，兩滴眼淚從那乾枯的眼眶裏流出來。

「你要忠實的做我們底事，天天都有人看住你，像這里一樣……」

日本人底話繼續着；他像入夢一般，朦朧地聽着那個空空洞洞的，好像從遠處傳來的聲音。

「你回來，我們給你一個姑娘，很好看的姑娘，天天和你一起……」

那個可憎的聲音響着。過去了的那些可怕的夢又一次帶着迷人的姿態，隱現在他底眼前。

就這樣，他來到了X軍。

三

聽見了這個可怕的故事之後，我們又在敵人底封鎖線內，在峯巒重疊的山谷間轉輾

了三個月了。他看見那些玩強，活動而又常常帶着成人的嚴肅的小鬼們的時候，我總想起「小老頭子」趙長生來。他現在還是那麼瘦弱無力，那麼陰鬱呆滯嗎？在他身上依然保留着那些被戕傷的痕跡嗎？他底精神會永遠在被猜疑，被歧視中畏縮嗎？我渴望能夠看見他一次。

在十二月的北國寒風中；在深遠的溝壑裏都填滿了落葉的時節，我們到了晉東南底一個山村中，那是××旅底所在地。住定了以後，我就多方地尋訪着他，像尋訪一位作過多少勝戰的將軍一樣。

那時，在這些黃土的山岳上已經鋪滿了白雪，而溪流也已給上了可以踏腳的冰板，日間融雪的水滲到泥土裏，到晚間就連土給成堅硬的冰塊了。漳河底不息的吼聲被埋入了地底，河面上的冰層一天天加厚起來，成隊的人和馬經過上面，也不會發出嗷嗷的響聲了。這正是那些耐寒的北國的戰士們最愛活動的時候。他們常常在一夜間翻過幾個山頭，馳到公路或鐵路線上，破壞了路面或鐵軌，甚或衝進敵人底據點，將僵寒的敵人從濃睡中驚醒。

他，趙長生，據說就在那個善于「夜摸」的移動頻繁的團裏。經過多少日的等待和追尋，我終于在一個籃門底球場旁邊看到了他。那是一片兩丈見方的土坪，沒有球籃，也沒有球門，十幾位年青的戰士們奔跳在那上面，搶擲着一個籃球。這指導員指着一個稍稍矮小的戰士說：

「那就是趙長生。」

他正和另一個比他高半個頭的同志搶着球，互不讓步地爭持着，赭紅的臉頰上流着發光的汗，額際冒着熱氣。他突然抽手在球上猛一拍，球落到地下又猛然跳了起來，對方底視線還來不及趕上那球，他却已蹀了過去，將球接在手裏，嘴角邊露出得意的稚氣的笑，然後才又將球拋給到人。動作是那樣的敏捷。個子雖然小一點，却並不顯得瘦弱，肌肉是結實的。

他就是趙長生嗎？和我想像中的他距離得多遠呵！

當他個休息的時候，指導員給我介紹。我將他拉到一邊問：

「你就是趙長生嗎？」

他點點頭。

「你真是從日本人那邊來的嗎？」

「是的。」

他沒有一點畏縮地回答，於是，慢慢地告訴了我：他底經歷。

「以前一直在旅部當勤務員，到連部才三個月。」最後，他說。

「爲什麼要到這裏來呢？」

「我喜歡打仗。」他語氣忽然變得嚴肅起來，「儘歎在後方有什麼意思！當隊伍是

要打仗的，我纔喜歡上火線。」

他說着，更高興了起來。

「我給你看看勝利品。」

他拉着我，他底住屋裏去。那是一間不十分大的密洞，地上整齊地排列着十幾個人
底鋪位，壁上掛着步槍，背包和乾糧袋。他走到壁邊，跳了一下，將那皮背包從他底手
翻轉得到的木釘上取下來。他敏捷地將那日本製的背包打開，從裏面翻出銀毛反的泥軍



「下回打仗，得到好的再給你。……」

那個曾經被殘酷地毒害過的可憐的孩子，現在又在新的土地上
重新獲得了生機。他再生了！

帽，黃泥軍毯，日本軍用日記冊，日本風景明信片，照片……

「都是我自己打仗檢來的。」他得意地說。

他看着我底欣羨的臉色，更高興起來，忙亂地在那些戰利品當中翻檢着，似乎想找出一樣什麼特別的東西似的。可是，每一樣拿起看一下又復放下了。最後終於檢出了兩張日本風景明信片，下了決心似地說：

「這個，送你！」

我這才明白他翻了半天的意思。

他好像自己覺得那東西太不值價，慚慚不安地加上說：

「下回打仗，得到好的再送你。你還不回大後方吧？」

等到我表團非常滿意他所給我的禮物時，他才安心地笑了，加上說：

「自己得來的東西，總好像樣樣都捨不得。還是舊根性！」

離開他以後，我完全心安了。三個月來的謎解除了，事實給我證實了那個曾經被殘酷地毒害過的可憐的孩子，現在又在新土地上重新獲得了生機。他再生了！

一九四二，一二，二〇于滬。

突 進

王小水，是絳縣紅槍會底英雄。他有鋼鐵一般堅強的身體，白刃一般鋒利的銳氣，別人不能做的事情，他能做；別人不敢冒的危險，他敢冒。他常常說做就做，沒有猶疑，也沒有躊躇。

紅槍會弟兄商議活捉漢奸郭海水，他第一個自告奮勇要去。那是住在絳縣縣城附近的鄉裏的一個大漢奸，建有高大堅固的院子，雇着九十個打手，村裏還有一班日本兵保護着他。可是，這一切，他王小水都不怕。他帶着四五個胆大的弟兄，在一個沒有月亮的黯夜裏，摸進了村莊，攀進了院子，可惜沒有找到郭海水（他那天進城去沒有回來）。沒有驚動誰，牽了郭家兩匹壯馬，就悄悄地回來了。

同鎮的地窖陳希道到處給日本人帶路，打聽消息。一天當他在村口站崗的時候，又看見陳希道帶着一隊日本兵走過，不知到那個村莊裏去掠奪。他惡毒着心裏的憤怒，握着大刀跟着他，輕輕地對他說：

「老陳，你發財囉！」

「還好，你也來吧！」陳希道回答。

他們說着話，陳希道漸漸地落後了，日本兵拐了灣，他揮起大刀劈過去，歪了，削了那漢奸頭部一塊肉，他像狗一樣地叫着跑了。

前面的日本兵還沒有走遠，不好追，只得算了。

從這事以後，他再不能在駐有日本兵的村莊裏出現，日本人出了賞格要捉他。然而在暗中，在夜裏，他却活動得更厲害了。

絳縣「紅學總會」開幹部大會的時候，掛着紅帶的盒子檢，胸前打一地圍着灰布的子彈帶，以惹人注目的矯健的姿態，昂然地站立在會場外的階沿上，擔當着警衛會場底責任的，不是別人，正是他。

他——王小水，現在已經成了絳縣紅槍會底有名的英雄。

二

一年前他還沒有加入紅槍會。

他是一個貧苦的自耕農，家裏只有十幾畝貧瘠的山地。哥哥是害癩癩病的廢人；一家底生計只靠着他一個人，因此，也養成了他底堅強的責任心和自信力。

櫻紅的臉色，高突的顴骨，寬闊的胸脯，不大的眼睛閃射着機敏而鋒銳的光輝。二十五歲，然而廣闊的額上却已刻着輕淺而粗大的皺痕，記錄着他從幼年以來的辛勤的勞動生涯。

他不信託什麼，不依賴什麼；他底短短的二十五年的生活經歷，教給他只信賴自己底氣力和勇敢。從沒有地的山上開闢出地來的，是他；從不易長糧的土裏種出糧來的，也是他。他道：什麼可以憑依呢，除了自己？

日本軍隊佔領絳縣城，佔領了南喬野，漸漸逼近了他以自己底氣力所經營的家園

底所在地——韓莊了。他沒有打算逃避，因為他沒有想到必須逃避的理由。憑着他一股原始般的勇氣，他似乎相信自己一定能制服日本人，戰勝日本人。然而怎樣制服？怎樣戰勝呢？他可沒有想到。

三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各村紅槍會弟兄決定了夜襲南喬野的計劃。他那時沒有加入紅槍會，因為他不知道除了自己以外還有什麼可以依仗的。可是一聽到要打日本人的消息，他沒有躊躇，也沒有考慮什麼，就一氣跑到紅槍會底會所裏去，找到那個瘦長的梅會長，劈頭就說：

「我也要去打日本人。」

梅會長仔細地端詳了他一番，說：

「你沒有學過功夫，怎麼能去呢？」

可是，這理由却不能動搖他，他想也沒有想，就簡截地說：

「我有氣力，有胆量，就能打日本人。」

他睜大着眼睛，定定地町着那個梅會長——這眼光以不可動搖的堅決和固執告訴對方：不讓我去是不行的。

梅會長從容地站起來，臉上堆着溫和的微笑，輕輕地捏捏個底臂膀——臂膀像綢緊的橡皮一樣地結實。

「要試試我底氣力麼？」他懷着自信，冷靜地說。

然而，對方沒有試，只笑着拍拍他底肩膀，說：

「你心地潔淨，沒有邪念，好，去罷！」

于是，他得意地笑了。

四

十一月五日，是一個晴朗的日子，初冬的陽光拂在人底身上，使人感覺到柔和的溫

暖。

這是王小水永世也不會忘記的一個可紀念的日子。這一天，他得了紅學會發給他的一柄大刀和三顆手榴彈。刀是很久不用的鈍了的舊刀。這一天底工夫，他都用在磨刀上。他時時擦乾汗，察看一下漸漸閃光起來的刀鋒，忍不住偷偷地笑了。

「你，你作什麼成天磨刀？瘋啦？」

他底有癩癩病的哥哥不耐煩地吃吃格格地說——大凡真正的癡人，往往愛說別人「癡」，真正的瘋子往往愛說別人「瘋」。他哥哥就是這樣的人。

「管你的吧，沒有你底事！」

他斂了笑，舉起閃光的大刀來威嚇他底癡哥哥。那癡子立刻就給刀底威力嚇倒了。神經質地呻喚着，退縮着，搖着手，茫然地裹着細細的眼睛。

這一天底時間在他似乎過得特別慢，他計算着磨刀的次數，磨磨歇歇，歇歇又磨，已經磨到第十三次。他像守住一個囚犯似地看着腳底一片金色的陽光——看着它爬到東面的牆角下，爬上瓦頂，終於看不見了。

他還按着性子等了好一會，這才背着那閃着寒光的大刀，跑到本村底隊長那裏去聽

消息。自從發給了他那大刀，他就守着約束——不許出來亂跑，一直到集會的時候。

一陣看不見的黑塵從四面八方撒了下來，遠處的山頭田野都模糊地隱到那無形的幕後去了——是夜臨的信號。

他在那走熟了的坡道上飛跳，身子輕得幾乎要飛起來。

「該出發了吧？」

一跳進那集合着許多紅學底師兄弟的會所裏，他就對那大師兄——這村底指揮者。在暗淡的油燈底光影下，他看見那黃臉的大師兄睜着深陷的眼睛嚴厲地訂着他：

「你還是不守規矩？不聽命令是不許去的。」他順下眼沉默了。

據說這位大師兄練就了一身好功夫，刀鎗不入，曾經帶人去攻打過曲沃城，鎗彈在他底厚棉襖上穿了許多窟窿，他可連皮也沒有破。

他王小水平常是並不相信有這樣的人的。可是，今天爲了打日本，他要受他底指揮，規矩是該守的。

五

在清澄得出奇的北方底冬日的天空，在沒有月亮的夜裏，星星像跳躍在湖水中的狡猾的小魚似地，成羣地在天上閃灼，似乎偷看着這地下底新奇的活動。

三十九個人影不連串地在那崎嶇的山道上移動，一會鑽入谷底，一會又攀上山腰，無聲地穿行着，像一羣飛着的蝙蝠。

每一個人都背着大刀，紮緊了腰帶，腰間或胸際環着手榴彈。王小水也在這裏面。他們正向着南喬野進發。

像賽跑似地，王小水總常常要竄到別人底前面去。等到別人觸他一下或拉他一把的時候，他才猛然放緩脚步，恍然想起大家約定了的規矩——挨次序走。

到達南喬野寨牆邊的時候，正是午夜。四圍靜靜地，連狗吠也沒有一聲，只有牆邊的大榆樹時時飄落一二片枯葉，發出輕微的颯颯聲，有如一個人忍制住的竊笑。

魏莊，李村底紅學弟兒們也都按時趕到了。黑壓壓的一羣人，悄然散佈在寨東底曠

野裏，像窺伺着時機的覓食的狐狸。

東面的寨牆底缺口處閃出了一個人影，做了個手勢，說了句聽不清的話；然而却有人聽清了。於是，外面的人就一個一個地往那缺口裏爬。

王小水老實地依着被指定的次序，他跟在十四軍底便衣偵探後面。

那四五尺寬的缺口裝置着鐵絲網，而現在，那鐵絲網却開了個一尺多寬的口子，剛夠一個人通過去。

一進寨，大家都抽出了大刀；王小水也抽出了，刀光在眼前一亮，他忍不住想笑，終究制住了。

大家分散成小組，三個人一組。他底一組跟着帶路的弟兄穿過一條潮濕的小街，就轉上了街；街上散佈着握着步鎗的兵。

「這就是日本人嗎？」

他想，猛然一驚，就伸手去懷裏摸住手榴彈底柄。可是，他立刻就明白了——那是自己人，十四軍派來協助的弟兄。

在一個大院子底門前，帶路的輕輕地推開了門——門沒有上門，寒裏的弟兄們早已偷走了門門——他門一起閃進了門。

他跟着帶路的走在前面，一手提着刀，一手摸着手榴彈底柄，準備隨時都好動手。手脚有點慌亂，不是害怕，只是有點忙，不知該怎樣動手——活了二十五年，他還沒有殺過一個人。

轉進了第二道門，就看見上房裏正點着燈，從房裏傳出聽不懂的話聲。

「就在那裏。」

帶路的人湊在他耳邊說。

他望着那閃灼着燈光的白紙窗，心突然地鎮定了，似乎已經看清了將來的是什麼回事。他輕輕地挨近窗邊，用舌尖舐破了一點紙，向裏面望進去，十幾個敵人已經躺在炕上睡着了，聽得見響亮的鼾聲。桌前十九個日本兵圍着桌子在打紙牌，講着聽不懂的話，時時發出粗聲的笑。

他們摸出手榴彈，挨近沒有關密的門邊，等着那約定的信號鎗聲。夜是睡熟的，沒

有一點動靜，只有星星在天空會意地雲着眼。

「拍！」不知那裏飛來一聲槍聲，驚醒了這睡熟的夜。他們知道時候到了。

王小木慌忙子撥手榴彈底保險蓋，緊得很，手法不熟練，撥不開。房裏起了一點響動，他急了，怕敵人衝出來。連忙換了第二顆手榴彈，蓋子被揭開了，他扯斷了藥線，就從門縫裏摔了進去。房裏起了一陣騷動，然而沒有等裏面的人移動脚步，手榴彈就爆炸了。

跟着爆炸的巨響，燈滅了，紙窗在發抖，牆上飛下一陣灰土；而接着就是第二顆，第三顆手榴彈底震響——那是他底同伴從窗洞裏摔進去的。

房內靜寂了。他提着刀，一隻腳跨進了門，可是，他底同伴——十四軍底便探地拖住了他：

「裏面還有活的，當心自己！」

他這才想到三顆手榴彈不一定會炸死全體的敵人。他剛抽回那一隻腳，房裏已經衝出一個日本兵，穿着白襯衫，手裏似乎沒有鎗。他沒有慌張，舉起閃亮的大刀劈下去。

跟着那一閃的白光，「嚓」的一聲，像熟練的屠夫斬開一塊帶骨的肉似的。那敵人倒下
了，一股血底氣息衝着他底鼻子。

外面，到處響着鎗聲和爆炸聲，像除夕之夜的爆竹，他明白大家都已按照計劃幹開
了。

他轉身向大門外跑去，想叫幾個兵進來幫忙搜索房間，因為他們有鎗。

「口令？」

守着大門的兵厲聲地喊。

他怔了一下，立刻明白了：

「一定是要我說那個數目。」他想。

他記起了大師兄告訴他的那個表明「是自己人」的數目——「二三七」。

可是，他剛說出「二——三——」，那邊的鎗機一響，接着「拍」的一聲，他倒退了一

步，腰部感到一陣麻熱。

他更響地喊出：「二三七」。

對方明白了，連忙放下舉平的槍，過來問他：

『傷了沒有？』

『不要緊，』他一隻手按着發熱的腰部『你們進來議個人，一起搜一搜房。』

幾個弟兄跟着他轉回院子裏去，正迎面走來一個端着盒子槍的日本兵，槍在他手裏打抖。王小水忘記了腰部底痛楚，兩步跳過去，劈了一刀，那敵人倒了，槍摔在一邊，一個兵檢起了那支槍。他從另一位弟兄手裏借過電棒，照了一下，那穿着軍官制服的敵人半合着眼，躺在地上。右臂掉落在頭邊。

以後，他就模糊了，同伴們給他扶了回來。

x

x

x

這一晚，南喬野底敵人被消滅了一百二十二個。他——王小水底一組打死二十一個。

從這一天以後，他入了紅學，成了紅槍會底最勇敢的英雄——「不是爲個神，是爲打日本。」

九四C，三，一日於重慶。

掙扎

一

「華英，你看何苦來呢？我們又不爲名，不爲利，原來只想借個題目，保住自己家鄉的利益，讓鬼子少糟塌一點。現在反因此落得個惡名，真是不值！」

李藏信拉李華英坐下在高梁地間的狹窄的土道邊，一面喘着氣，一面訴述着他底心事。他底美好的豐潤的眉心微微地蹙起，看得出三縷纖細的微曲的皺紋。

晚秋的风悄然穿過遍野成熟的高梁，掠動牠們底稠密的葉片，發出柔聲的翻語和嘆息，掩蓋住了他們底語聲，使得站在丈外的人也不能發現他們底所在。

李華英是一個二十一歲的青年，永遠穿着那套褪色的藍布衫袴，只有從他那白淨的面孔，溫柔謙和的態度上，看得出他是讀書出身，有着高級的教養。他父親是一個有着二三十畝地的自耕農，一門的家業都從他手裏苦苦地撐持起來，自己一生吃了沒有受教的虧。因此縱使多流一把汗，少飲一杯羹，也要積出一點錢來供華英念書。華英託他

父親底這個「怪脾氣」——大家稱他做「怪脾氣」——底福，從十歲進了本鎮的小學，一直讀完了「高小」底學程，徧巧，他自己也有一個愛讀書的「怪脾氣」，爲着買一本書或借一本書，跑上幾十里路，是一點都不覺得麻煩的。

自從日本軍隊打到山西，打到晉南之後，他像着了魔一樣，性情突然改變了；——從前總是整天躲在房子裏讀書，而現在却到處亂跑，家裏看不見他底人影，有人說看見他在開會，在「宣傳」，然而鎮裏人還摸不清他到底幹着什麼事。只是見他一回到鎮裏來，立刻就給大家帶來許多新聞，從上海講到南京，徐州；從北平講到太原，臨汾；也講到許多不大聽見過的外國，像「蘇聯」，「英國」……於是，每逢他回家，大家總來向他打聽消息，漸漸地，連過去不大看得起他的人也和他混熟，混好了！——李藏信就是這些人當中的一個。

日本軍隊佔領了絳縣之後，離縣城只有八里地的這個鎮子——南喬野底人心更慌亂了，大家都失了主宰，不曉得怎麼辦好。而李華英他們一羣青年人，在鎮裏的地位就更加提高了，大家都來問他們該怎麼辦。他們勸人家女人孩子到山上去暫避，男人「組織」

起來。

避到山裏去的人一天天多起來，鎮裏已看不見多少女人和孩子了。然而「組織」該怎麼着手呢？大家都還沒有弄出個頭緒。從縣城裏，從被敵人佔領了的鄉村裏逃來的人說：日本人什麼都不怕，只怕紅槍會，日本兵看見紅槍會底旗子就行敬禮，在插了紅槍會旗的鄉村裏，不敢傷害一個人。

「我們也起一個紅槍會吧！」有人提議。

大家都看着李華英他們底臉色。誰都曉得他們一向是反對「迷信」，反對「敬神」的，那麼他們怎麼會參加紅槍會呢？要是沒有他們參加，又怎麼攪得好？事情也真怪，偏偏李華英會第一個贊成。於是，這會就很快地組織成功了。

一向在鎮裏被稱做「好人」的李藏信，被大家推做了紅槍會底主持人。過去辦事，他不愛問別人底意見，他自己有自己底主張，他憑着「良心」去辦理地方的事業，調解地方的糾紛，還沒有人說過他一個「不」字。可是，這回的事，他却也覺到一點爲難，不是單憑良心所能濟事的，因此，他不能不事事去和新派的華英商量。

九月二十日，日本人從縣城裏開來一個中隊的兵，佔領了這個小鎮。他們在鎮的案樓上高高地豎起紅槍會底旗幟。說起來也奇怪，那一張隨風招展的小紅旗，果真壓住了日本鬼子底心魂，他們服服貼貼地向旗子致了敬禮，就安靜地開進了鎮子，分配了住屋，連雞狗都沒有傷一隻。那個倭胖的中隊長還帶了翻譯去拜會過李藏信。

紅槍會成立了兩個多月，就靠它防止了潰退散兵底騷擾，鎮壓住了日本軍隊底凶行，于是投大師兄修練工夫的就更多了。鎮裏，女人和孩子大多避到了山裏去，只剩下幾個老婆婆，而男人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加入了紅槍會。

在這當中，藏信一天天更相信華英了。以前，他說華英這般年青人不懂「世故」，不會辦事；而現在，他却不能不承認他們「聰明能幹」，「廣識世面」了。

這是日本人佔領南喬野半個多月後的一天，李藏信在東方剛發白就起身了。從昨夜聽到劉學信說的那句話——「縣政府說紅槍會是漢奸組織」——之後，他一夜都沒有睡安寧。他獨自在那寬大的院子裏背着手走來走去，原來就有點黃的方正的臉上，籠上了一層陰暗的顏色，看去像疲困，也像憔悴。

住着幾個日本軍官的上房裏，不斷地送出像牛吼一樣的鼾聲。每天總是第一個起來的那個矮小的日本衛兵從東廂房出來，看見他一個人跛着步，疑惑地望着他微笑，學着生硬的中國話說：

「您早！」

他拿勉強的微笑答覆了他，就走出了院子。街上還看不見一個日本崗兵底影子，靜悄悄地，沒有人聲，只一兩隻狗垂着尾巴，寂寞地在街上走着。他經過一個日軍小隊部底門前，門半開着，看得見裏面細成一束的槍支還沒有解開——這是日本人怕晚間槍被游擊隊偷去，故意收在一起細起來的，早晨才又發給各人——一個崗兵坐在門檻上，靠着門柱打瞌睡，槍抱在懷間，鋼盔差不多要從頭上掉下來。

「這樣的軍隊，晚上幹他一下，一點都不費力。」——這個意念在他腦子裏閃了一下，使他暫時忘記了心裏的苦惱，嘴角掠過一絲笑影。

他似乎沒有經過思索，不知不覺地就找到了華英，拉着他一起出窰。華英一眼就看出他心裏有事，沒有問他，就跟着走。他倆裝做去察看自己地裏正熱的糧食的樣子，穿

出南門，轉進高粱地間的一條狹道上，豐滿的高粱穗子閃着鮮麗的紅油油的光彩，倒掛在一人多高的梢頭上。多半變黃而還沒有凋落的長葉錯綜地伸展着，差不多掩沒了那條狹路，他們常常要伸手撥開葉子，才走得過去。

這一片高粱都是李藏信家的，他總共有六七十畝地，這一塊就佔了二十幾畝。從梗縫中望出去，簡直看不見一點孔隙，人像被禁閉在高粱底密團中。看着這一片無邊的豐肥的糧食，他心裏又激起了一線喜悅底閃光。

「你說的『惡名』是什麼意思？難道有人會說我們是漢奸嗎？」李華英坐下之後，疑惑地望着藏信問。

豈但有人說，而且是縣政府說呢！「藏信撐起厚重的眼皮，「昨天劉學信出去，親自聽見的——他們說紅槍會都會受敵人利用。」

「那末，你說紅槍會決不會受敵人利用嗎？」華英毫不吃驚地微笑着，嘴角底綳褶顯出一點諷嘲的味道。

藏信有點惑然，他像料想不到華英會說這樣的話，也弄不明白這話底真實意義似的。

「我敢說，有我們在，決不會。」在最後，他以拍胸脯的那種神氣說。

「所以我們非在不可！」華英底口氣立刻變得輕快而熱情；「信叔，有我們在是不怕的，我們只有幹得更澈底，更認真，才能永遠保住紅槍會底名譽。」

「不錯，我們非認真幹到底不可。」藏信沉重地拍着華英底肩——這是他表明消釋了疑惑的一種愉快的動作。

說出了這一句話，他自己才突然感到一點驚愕——他原來底心境是想對華英說「潔身自愛，不幹了事」的；華英底幾句話似乎將他底心翻了個身，現在倒覺得非幹到底不可了。

華英眼睛裏閃灼着興奮的光，伸出手來答覆他底誠摯的信賴：他還不熟習于握手，略帶點畏縮地伸出手來，中年人底淡漠的臉上難得地浮起一片羞澀的紅潮。

「事實勝過宣傳，我們只有更堅決，更澈底地幹，才能打破一切的猜疑，消滅一切的謠言。」華英回復了那種非常的冷靜而穩定的態度：「信叔，你在這方上是威信最高的，大家都尊敬你，你應該在學會裏提出打日本人的事，看看大家底態度。你是完全明

白的，我們幹紅會不是真的信玉皇大帝，披髮祖師……而是爲的打日本，保家鄉。要
是永遠這樣下去，毫無動作，那不是枉費精神？」

華英底話將他底思想引回到一早在日兵小隊部門前看見的情形中去，「這樣的軍隊，晚上幹他一下一點都不費力」——這個會輕輕淡地掠過他底腦際的意念，這時以加倍的力量鼓動着他，使他底心熱狂地跳動了起來。

「好，你看着，我自尋辦法。」

李藏信最後拿這句頗帶自信的豪語結束了這一場談話。

二

一縷縷的香煙從那燃點着的成把的棒香上騰起，像一條條盤旋在空中的青蛇似地，以緩慢合拍的姿勢傾斜地盤旋上去，愈高愈龐大，騰昇到將近屋頂的半空中，它們（煙蛇）終於互相碰了頭，於是混戰起來，糾纏成一團，終於潛沒在那彌漫滿屋的霧海中。顫動的紅燭底火焰搖拽在青色的煙霧中，深黃的光顯得更加暗淡，從人底眼裏看出去，

一切景物似乎都模糊遼遠，宛如遙隔雲天的仙幻的景色。濃香衝鼻——那種香郁的氣息似乎帶着一種力量，將人從凡俗的意想中引到虛幻超脫的對於神的信念中去，而暫時忘記了現實的苦惱。也許有大部分的人正是爲此才每當深夜來到此地作功課的。

這是一個古舊的關帝廟底正堂，原有神像早已失去了輝煌的光彩，而變得斑駁襤褸了。神龕前橫排着三張八仙桌，上面排列着「玉皇大帝」，「關聖帝君」，「披髮祖師」……的神位，三張桌差不多都給計算不清的神位排滿了。高插紅蠟的燭台，填滿棒香，檀香的香爐，連串地排列在桌沿上。數不清的蒲團從香桌邊沿擴展開去，一直鋪到牆腳跟。修鍊的人都盤坐在這些蒲團上。

功課完畢的時候，已過了三更。鎮子沉入在如死的靜寂中，連狗吠也沒有一聲。除了在這古廟中活動着的這一羣人之外，全鎮裏已沒有醒着的人，恐怕連日本底哨兵也早已進入幸福的夢境了。

大師兄陳明道從神壇前站了起來，他底微禿的頭蓋上閃着一線黃光——他是從豫北武安縣光身逃難到這裏來的，據說自幼練就一身功夫，懂得「避刀」「避彈」的神術，

當過豫北紅槍會底大師兄；初到這裏只靠賣跌打損傷的膏藥，教教拳術糊口。想不到這一帶忽然興起了「紅學」，於是他又被這鍋裏請來當了紅槍會底大師兄，受鎮上供奉，每晚教師弟們修鍊法術，賣膏藥的行業就暫時丟開了。

這會一他挺起魁偉的身軀，面對東南方，微仰着頭，大睜着三角形的「法眼」，凝視着空中，好像要直看到無際的雲霄之外，審察着神底動靜似的。他忽然高舉右手，提起一條紅布，在自己身上繞了三匝，然後圓起嘴唇，重重地呵了三口氣。於是，突然像釜底都洩了氣似地軟了下來，慵倦地說：

……「諸神去了！」

大家也都吁一口氣，零落地散了開來，隨便地說着話，準備各自回家。

「諸位師兄師弟，請等一會，聽我說幾句話！」

李藏信底沉着臉容止住了散亂的脚步，像磁石吸引一盤滾散的鐵砂一樣，將大家吸了攏來——他雖然還只三十二歲的年紀，然而憑着他底無私的善心和寬大的胸懷，在農民們當中已經建立起了不易動搖的信用，人家有了什麼紛爭，他不避煩累地出來調

解息事；地方士有什麼公益事業需要建樹，他頭一個出來募款，募工；窮人短少糧食，他總接濟上一二斗糧；病人缺少藥費，他也送上一二吊錢；別人雇長工年出二十幾塊大洋，他却出到三十。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好人」。至於比這更麻煩，更複雜，或是更費力的事，那就不是他所想得到或願得到的了。他常常說：「聊盡人事，無愧良心」，這大概就是他底人生哲學。然而，鄉下人底心往往像白粉一樣潔淨，像朝露一般單純，你給他一分利益，他記住十年，你給他一句慰語，他感激一世。於是就再沒有人對李蕪信作過分的苛求或嚴酷的評論了。靠着這種在農民當中生了根的信用，他順利地主持着地方上的事，主持着紅轎會。

「日本人佔領我們底地方，已經有半個多月。」他瞥了一眼在人堆裏的華英，就以那種慣常的平穩的態度說：「他們剛來的時候，中隊長對我說：『保證秋毫無犯，決不擾害地方』。我不曉得他們說的話是不是算數。諸位師兄弟當中，有沒有受過他們害的？」

突然潭底有幾句話像在平靜的湖水裏投下了一塊石頭，原來安靜地一聲不響的人衆，

突然激動起來，你一句我一句地訴說着自己所看見的日本人給予地方的損害：

「嚇，『秋毫無犯』——鬼子鬼胡咒，我販來幾十包紙煙，提到鎮來，一個鬼子兵就給我搶去五包，全是『哈德門』，一個錢也不給！」一個短小漢子舞手蹈脚地說。

「初來還好，這幾天愈弄愈不像樣了！我家底窟格子，板桌子都給他們劈碎當柴火燒了。我說燒我底東西，我可賠不起呀！你想那鬼子怎未說？他說：燒了壞的換好的。再下去怕還不拆房子燒！」頭髮斑白的駝背老漢嘆着氣說。

「我只有一條小毛驢，還是前年長壽伯伯好心送給我的，鬼子給我拉去駝糧食，駝驢藥，走缺了後腿，現在連三斗高粱都駝不動了，只有吃肉！」這是一個穿着七拼八湊的藍布衫袴的年輕農人底話。

「再不要說什麼『決不擾害地方』，害也害得夠了！我總共只三畝薄田，種了點高粱，正打算收割，你看，鬼子放一羣大洋馬下去，把我底糧食糟塌了一半多，叫我靠什麼過活呀！」這是一個瘦弱的老漢底話，他訴說着，顫抖着，老眼裏已掉下了淚。

——

「……」
這些申訴，李藏信都是早就聽到過的，而今天，他却像頭一次聽到地吃驚和憤怒，他底臉變了色：

「鬼子說話不算話，我李藏信決不放過牠，我說過的話要算數。」

大家都給藏信底這種從未有過的頑強而大胆的態度嚇住了，只有華英略現笑容，像讚美似地望着他。

「我說，要是沒有咱們這個紅學會呀！」大師兄陳明道好像想打破這暫時的沉默，也像只是淡淡趣地說：「鬼子早將咱們全都宰了。」

「有紅學，我們就不能讓鬼子作怪！要不，那就算我們是白幹了！」

藏信底每一句話都像鐵鎚打在砧上一樣着實，把大家都驚得說不出話；有幾個人臉都變了色，他們顯然是沒有料到這樣的局面底出現的。

「可是，我們要怎麼辦才行呢？」那個駝背老漢弓起了背，伸長頸頸望着藏信說，「總得有個辦法才行哪！」

所有的人底眼光都投射在藏信底身上，等他答覆，然而他却沒有話，似乎他底不很複雜的頭腦中的計謀已經用窮，而新的策劃却還沒有產生。

「日本人在鎮裏總共只有二百來人，我們紅學會底師兄弟呢？鎮裏就有百把人。」華英像算賬一樣清清楚楚地說，「連同四鄉各村，起碼也有四百多人。兩個紅學弟兄還對付不了一個鬼子麼？」

沒有人答話，有人在蠟燭底殘輝中點頭——看得出那害怕的瞬間過去了。而現在，他們底變得輕鬆了的臉色是在回答華英說：

「對付得了！」

「咱們紅學弟兄，將來學好工夫，一個就可以抵十個。」大師兄陳明道勉強挺起身子，似乎在和疲困鬥爭着，來撐持紅學底威風。

「將來不說，那末現在呢？」李藏信又恢復了原來的勁頭，釘着陳明道問。

「現在……」他似乎有點為難，然而他想到頭先藏信說的「白幹」，覺得觸犯了自己底尊嚴，就抖一抖胆，「一個總對付得了他一個。」

「就算一個對付不了一個，我們也不能挨呀！」那個腿子跑缺了腿的青年農民說；
「等着讓鬼子慢慢地一個個勒死，還不如拚一下痛快。」

「唔，我們非幹他一下不可，叫鬼子明白我們紅學弟兄底威風！」
藏信說出這話，似乎連自己都受了一驚，他底臉色變得鐵青——不知是因爲下了最後的決心呢，還是因爲突然發覺這話太違背自己底意志。

「可是，人家有大炮、機關槍……」陳明道慢吞吞地說，「我們不說那個，長槍短槍總得有幾桿呀！單憑大刀苗子……」

「這倒是。」藏信突然感到輕快。似乎陳明道底話正點中了自己底心，將自己從一種困境中救了出來一般。

於是，大家底談鋒轉到槍火底問題上去了。

三

從那一晚的談話以後，又過去半個月了。在這半個月當中，他們差不多每晚功課完

畢之後，都要談到這個打鬼子的計劃。最初還有人害怕，有人猶疑，有人不表示意見，而現在却差不多全體都想立刻動手了。因為日子越久，日本人搗亂地方的事情越多，現在連在街頭調戲婦女（有幾個女人回村了），搶劫人家底存糧，宰殺老百姓底牲口……這一類的事也天天發生了。而他們自己底計劃也愈談愈週密，愈有把握了。

然而在李藏信底心裏，却一天甚過一天地感到一種壓迫，似乎什麼人在逼着他做。件他自己怕做的與似的。其實，他記得清白，這事情是他自己第一個提出來的，大家只是贊成他，按照他底計劃在做。他提出這個意見是真心的，而且到現在過覺得沒有錯。當初似乎憤怒別人不熱心，不堅決；然而，跟着這個計劃底漸近于實踐，他底心裏却逐漸生長起一種苦腦，壓迫着他，襲擊着他，使他盡日不安。這種苦腦到底是從那裏來的呢？他自己不明白。

對於他正在做着的工作，對於他正在執行着的計劃，他沒有一點鬆懈，也沒有一點不忠實。最初，他們愁着沒有武器，後來，曾經當過縣政府科長的劉學信想法找到了附近的駐軍——十四軍底張團長，帶李藏信去見他，請求他接濟武器。去的時候，他們只

耽心軍隊不肯真心幫助。

在荒僻的山坳中的一個小村裏，他們見到張團長——是一個倭胖的山東人，一見了他們，就從坐位上跳起來，用力地握手！——似乎他見了誰都要那樣的——把他們兩個弄得手足無措。

「啊！等你們久了，等你們久了。」

話像爆出來似地一連串地跳出來。

他看他們站着不敢坐，又一把一個將他們拉到坐凳上：

「坐下談！坐下談！」

他底手、腳、嘴都像忙不過來似地趕着動作，似乎內面有一種過剩的精力壓迫着他，使他一刻不能甯靜。

當李藏信說了襲擊敵人的計劃，並請求援助武器之後，他又像被坐凳彈起來一樣地跳起來，拍着藏信底肩膀：

「好極，好極，這不是我幫你們的忙，是你們幫我。不成問題，不成問題，我

發手榴彈，槍彈，要多少有多少。而且，而且，我還要派隊伍去協助你們，你們打內應……」

他底肥厚的上翹的嘴唇急迫地跳着，全身底肌肉也跳着；平坦的額際和帶幾粒豆斑的鼻尖滲出大顆的汗。

「我先派個營副化裝進去看看地形，你們帶他，然後我們就決定，我們就決定……」

他們走出來，那個「前縣政府科長」劉學信高興得像個小孩子一樣，他們都料不到他們底困難問題這樣容易地被解決，而且得到了意外的方便。然而李藏信却沒有感到意外的高興，好像一切進行得越順利，就愈加增重了他心裏的苦惱似的。

幾天以後，張團長派來察看地形的陳營副如約來了，穿着老百姓底服裝。那時正是收割高粱的時候，地多的人家都從客村裏雇了幫工的人來。陳營副就算做了李藏信新雇的幫工，掛着「良民證」，被他帶進寨去，在他家裏吃飯，隨便地穿過各街，察看着住有日本兵的房院。

於是，事情很快地決定了——定十二月五日午夜動作。然而，這個決定除了軍隊方面的人之外，只有藏信，華英和劉學信三個人知道。

預定的那個嚴霜日子底前五天，他們三人席地坐在藏信底農作場上。那是一塊一畝上下的黃土坪，位置在南門外的田地底附近。割倒了的高粱成細地堆在地上。長工們和雇工們忙着在打晒乾了的高粱，打下的糧食，每當黃昏夜晚，被悄悄地搬運到沒有日本軍隊的鄰村裏去存放——這是農人們預定了的密謀。

初冬的太陽已經隱沒在山後，而無垠的藍天却還沒有被抹上黃昏底陰影。雖然到處還在響着高粱擊地的聲音，然而比起剛過去的秋天，已經冷寂多了——沒有蟋蟀底吟唱，沒有青蛙底歌咏，沒有飛鳥底啼鳴，只有耐寒的貪饒的麻雀還成羣地偷啄着散落在地上的糧食。

藏信他們已經擬定分配在各個住有日本兵的院落裏的人；決定怎樣和鄰近的韓莊魏村，李村人的連絡；怎樣破壞寨東底缺口上的鐵絲網；怎樣竊去住有日兵的院落底門，使敵人無法門門；以及怎樣以酒浸的餵頭喂狗，使得村狗昏睡不叫……該談到

的事情都談到了，而且都得到了意外圓滿的解決。

喜悅填滿了各人底心，連李藏信也暫時忘記了那一直盤踞着他底心的不知名的憂鬱。他底略顯慘白的臉上——他底臉比前消瘦得多，而且染上了一層病底憔悴的顏色——浮起滿足的微笑，望着他底成堆的未打的高粱，成細的打淨了的高粱梗子，以及看去像一片挺拔的野草似的留在廣大的地裏的高不盈尺的高粱底棵根，他開始意識到：對於這一切感到深摯的，愛感到難捨的依戀，像父母對於自己底最親摯的兒女一樣。於是，他底微笑又消失在漠然的悵惘中，苦腦的陰鬱驅走了剛才還留在嘴角的笑影。

「信叔，你近來身體很不好呢！」

劉學信走開以後，華英睜着烏黑的眼睛凝視着藏信說——他已經注視了他很久了，似乎想看穿他心底的祕密似的。然而藏信却到現在才發覺他那種探索的凝視，他感到像被鋒蟲棘了一下一般地不自在，惘然回望着華英，眼睛裏閃射着失了憑依的孤兒所有的那種可憐的迷妄的光——這種眼光在事事有主見的藏信底眼裏是不會發現過的。

「唔，有點不好，不過不要緊。」

他帶點忸怩說，眼光像逃一樣地從華英臉上移開。

「信叔，人家都說你是操勞過度，但我看並不是——」華英親熱地凝望着他。

聽到前一句，竊信似乎輕鬆一點，但末一句却立刻將他拉入更深的困惑中，像孤立無援地聽着宣讀判詞的囚犯一樣地聽着華英底話。

「你是有頃把地的人，而且有自己一手建造起來的大房大院。在這穩時候，我曉得你是免不了苦惱的。」華英認真而略帶微笑地繼續說。

竊信像突然被人揭穿了一種陰私一樣，感到了一陣羞慚，嘴角為難地牽動了一下，像要說什麼話，然而沒有發出聲。

「有財產的人是沒有自由的——財產像一條鎖鍊，將人捆住，使得人有許多事不能做，有許多事不敢做，有許多事不忍做，於是人就變成囚犯了。」

竊信這會倒反平靜了——大凡人到無可如何，反會平心靜氣——他那種固有的溫良的好脾氣叫他耐心地聽着華英底話。

「但是，囚犯也能掙脫鎖鍊。能够把財產看得不算什麼，不值什麼，那末一個人就

能愉快自在了。在像我們這樣的處境中，有誰能抱住財產跑？沒有財產不是一樣地生活？他們底天地會更加廣大些。」

藏信原想爲自己辯解幾句，但他愈聽下去愈覺得無辯解底必要了——華英底話沒有傷着他，只給他開闢了一片新的天地，灌輸了一種新的力量。一種青年人所有的狂熱的力量突然在他心裏甦生起來，驅去了一向支配着他的中年人底冷淡：

「華英，我明白我底病癒了。」

他靠近華英，緊抱着他底臂膊，連眼睛都有點潤濕了。

四

從這一天以後，藏信底憂鬱似乎減輕了許多，而做事却更加堅決勇敢了。他常常顯得非常果決和穩定，似乎一切都想透了似的。

預定起事的那天底黃昏，藏信獨自押着兩大車打淨了的高粱梗子，像往常一樣從南門進寨。車輪滾動在石築的道路上，發出沉重的震軋聲。

一個守寨門的日本崗兵走過來，搖搖那堆高高的高粱梗。另一個操着日本話對他底同伴說：

「阿加伊亞子，大丈夫（紅傢伙，靠得住）！」

於是兩個都讓到旁邊，藏信謙虛地向他們鞠躬，車子跟着進去了。

軍隊發給他們的一百八十顆手榴彈，就這樣送進寨去，暫時埋藏在李藏信底農作場上的高粱梗中。

冬日，夜底步伐特別地迅捷，太陽剛隱入山後，而她底黑翼又已經掩蓋住整個的鄉鎮了。

街上，像往日一樣地蕭條，寂寥，住戶和僅有的幾家店舖都閉上了門，偶或從門隙裏滲出一線昏暗的黃光，切斷了填塞着街道的黑暗。移動的人影比往日更稀少，連狗底形影都看不見了。牠們大概早已被他們底主人禁閉起來，而且騙誘牠們吃了加了麻醉劑的食品，而失去了牠們原有的敏銳的感覺。

只有鎮東角處破碎的關帝廟裏，却比往日更早地開始了緊張的活動——李藏信在這

裏宣佈了和軍隊及鄰村約定的動作底時刻（今晚三更的時候），並且發給了每人三顆誰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以及怎樣運進來的榴彈。

這一切底宣佈都像一個意外的喜訊似地，激動着在場的近百人底心——他們是想到得遲而却決定得快的，多少天來他們就磨快了鏽鈍的大刀和紅纓槍，焦灼地期待着那個將要到来的日子底到來。每天晚上「做功課」的時候，他們常問藏信：

「到底幾時才動手呢？」

藏信總是拍着胸脯說：

「諸位師兄弟相信我，我李藏信說一句算一句。」

李藏信在大家心裏的地位愈加崇高了，有如一個掌握着他們底命運的神祇。藏信自己也是意識到這點的，因此，他也不能不處處表現出一種堅毅勇敢的英雄氣概。

一個洄水的人在凶險的逆流中是非有他自己底堅執的勇敢和強盛的熱力，就不能前進一步的；而在奔騰洄湧的順流底潮浪中，却是只要你不固執地抓住固舊的基石，而稍稍用力，就會飛快地前進。李藏信一直是處在那奔騰洄湧的順流底潮浪中——他不

知不覺地成了衆人底「領袖」，「先驅者」。在凶濤駭浪推擁着他前進的時候，他雖然常常感覺到苦重的窒息，然而他却正是願意前進的，並沒有固執地抓住那塊原來站腳的固舊的基石。而現在，他是到了那舊的窠巢和新的基地底分界線上了！只要再前進一步，他就必須和那一向爲他所有，爲他所熟習的窠巢告別！而回頭呢？那是他不想做也沒有力量做的。於是，那壓迫着他的苦重的窒息，現刻是達到頂點了。

今天黃昏，他將那兩車埋藏着手榴彈的高粱梗押進寨裏，而且親自藏好之後，他底臉色變得蒼白，全身癱軟，像用盡了最後的一滴力量似的，幾乎連舉步都不能了。

當他找到李華英，劉學信（他們是在等着他底消息的），告訴他們已經完成了那個冒險的時候，那個年紀和他不相上下的劉學信簡直像一個無知的孩子崇拜神一樣地崇拜他：「藏信哥，你真厲害啊！」學信差不多顫抖地說出這句話。

藏信却羞怯地望着冷靜的華英——他心裏似乎說着：「要看他怎樣說，我心裏的隱密都是逃不過他的。」

華英站起來緊握着他底手：

「信叔，想不到你做得這樣順手！這件事成功，完全是你一人底功勞。」

藏信臉色暈紅了，他激動得連眼睛裏都有了點潤濕。

當他們三個人分頭去通知紅學底師兄弟們：「今晚要把狗關起來，給他們吃酒浸饅頭，並且早一點去做功課」的時候，藏信神態已經復元；而當他看見那些鄉鄰們聽到他底吩咐之後，所顯出的那副很想追問而又不肯追問的意外高興的情態時，他完全忘記了自己底疲憊，而只感到一種被人敬仰的幸福了！

在關帝廟裏，藏信按照他們預先商量定了的計劃，一件一件地告訴大家。在那興奮得近乎發狂的人衆當中，藏信顯得特別地鎮靜和威嚴，儼然是衆人所依附的領袖。

這天底集合散得特別早，二更過後，人們都已經隱匿到各個指定的角落裏，去執行他們自己所擔當的工作。

是一個沒有月亮的異常透明的夜，澄潔無瑕的天空密佈着輝煌的星羣。三更過後，在熾微的星光下，看得見那如死的街道上開始蠕動着成羣的人影——派來的軍隊和鄰村

的弟兄們已經按照約定，從那剛被洋鐵匠底利剪破壞了的窺東的鐵絲網底豁隙中進來了。

藏信這晚沒有回到自己底家裏去息，他一直和華英在一起。今天，他自己感覺得有點失常，好像全身底精力都已用盡，連微風吹在他身上都會將他吹倒似的。他感覺得似乎和一種惡劣的勢力搏鬥得太久了，而今天已到了決勝負的最後關頭，害怕着自己會被牠打倒。他面對着華英，覺得寬心一點，好像有一種堅固的依仗，一種強大的助力。

他聽到鎮外的人已經趕到的消息，就像突然從迷夢中驚醒似地，愕然站了起來，拿起預先準備好的舊式手槍，踉蹌地走出門去（華英跟着他），對空放了一槍——這是約定了的信號槍。於是，到處響起了手榴彈底爆炸聲，深紅的火光突然劃破夜暗，在夜空中顫抖一陣，又突然隱滅；接着第二，第三起……間或也夾着幾響槍聲。

藏信帶着跟在他後面的羣人去撲他自己底院落——那一個指揮官底住所。裏面的敵人已經發覺，堅實的門被堵住了，牆上架起了機關槍和步槍迎着他們，那些槍開始狂暴地吼叫，槍彈掠過了他們底頭頂，落在牆頭和瓦頂上，發出暴風雨一樣的錯雜

的駭音。

在這死底無情的威脅之前，藏信奮起了最後的為生存而掙扎的餘力，他領着大家沿街脚匆匆過去，從牆上投遞了手榴彈。然而稀少的幾顆手榴彈底爆炸並不能止住那牆頭的響噓——機關槍底吼叫，他們更叫得狂亂了！

西邊的院落裏昇起了衝天的火光——有人放了火。

「放火罷！」

藏信後面有人提議。

沒有得到他底答覆，有人燃起了浸了煤油的火把。藏信忿然從那人手裏將火把奪過來，跳躍着瘋狂的火焰的火把在他手裏劇烈地顫抖，他望望西邊的衝天的烈火，那是從被敵人廢牲口糟塌了糧食的老漢底小屋中冒出來的。

「他自己放火燒自己底院子了！」

他模糊地想着，踉蹌地沿牆走過去，似乎在尋找可以放火的地方似的（其實他是非常熟悉他底院落底構造的，連一堆垃圾堆在那個牆角，他都記得清楚）。



終元 他將那個燒得發吼了的火把從他徘徊着的牆邊摔了進去！

他祖上遺留給他的那三間破屋底影子掠過了他底昏亂的頭腦——他記得他父親和他曾挨受過多少的辛苦，才在那舊的基地上建造起這幢新屋，而現在又不能不親手放火燒毀牠了——一陣冷顫掠過他底全身，他底拿着火把的手抖得更厲害了。

「終究，他將那個燒得發吼了的火把從他徘徊着的牆邊摔了進去！他知道那是敵人沒有留意的堆放曬乾的麥草和高粱梗子的地方。很快地從裏面冒起一陣濃煙，接着是一個如狂的火焰直跳到半空中。裏面的敵人慌亂了，機槍突然中止了吼叫。

火焰隨風漫延開去——他木然地在心裏計算着：燒到火房了！燒到西院了！燒到正堂了！……漸漸擴大了的火光照亮了蹲在地上的他底仰起的臉——他底臉上暈着興奮的紅光。

「好啊，好啊！……」

他旁邊的人們發出勝利的歡呼聲。

他突然輕捷地站了起來——漸漸擴大了的火勢照亮了他底陰暗的心，使他開朗了起

來。

「華英說得不錯——沒有財產的人是自由的。」他心裏想。

他開始感覺到：從現在起，那一切的「鎖鍊」都已經永遠和他告別，他是一個無掛無牽的自由的人了，前面有着廣大的新天地在等着他！

一九四〇，五·二三于重慶。

楊瘋子

每當傍晚，太陽隱入黃色的山後，一碧無雲的天空透閃射着金色的強光，而四野的農場上已經停止了操作的聲響，耕作的人們，操練的自衛員，放哨的兒童團員……都陸續地回到自己底厝屋去的時候，常常會聽到一種金屬的碰擊聲，叮叮噹噹地從遠處傳來，好像腳鐐手銬的響聲似的。村上的孩子們，少年們一聽到那種聲音，立刻就忘記了操作底疲倦，高興地從屋里衝出來，擁集在街口的土坪上，嘴里喊着：

「楊瘋子來了！大家來看呀！……」

於是，陸續地，連老年人，婦女們也都擁集過來了，似乎那兒就是一個將要舉行娛樂晚會的地點。

不一會，人們就可看到一個包着一塊藍頭巾，穿着青布的破棉袍，腰里纏着粗布帶，兩把磨得刷亮的尺許的大剪刀懸在腰帶上，將帶子墜成了弓形的矮小個子，搖搖擺

擺地走來，剪刀不停地發出叮噠聲。——那就是楊瘋子。

「諸葛亮草船借箭，一日之間，借得曹操十萬狼牙；楊瘋子剪刀取電線，一夜之間，取得鬼子百斤皮纜。呵嘯呀，好不威風也！」

他一面手舞足蹈地唱着，一面響起那兩把大剪刀，拍得叮叮地響。於是大家都高興地笑起來了。

「楊瘋子，我和你打賭，三天之內能割來一百五十斤電線嗎？」小禿子向他挑戰。

「小周郎說：限你三月造成十萬狼牙；諸葛亮說：不用三月，只要三天。」他不慌不忙地唱着，將向他挑戰的那個禿頭拖了出來，「小禿子說：限你三日，割來一百五十斤電線；我楊瘋子說：不用三日，只要一晚上。」

說着，他拍的一聲打在那禿頭上，於是大家都拍起手來，笑得更厲害了。

這個楊瘋子本來是太谷城里的人，家里也有幾十畝地，太平時侯原也過着舒舒服服的日子。自從日本兵佔領了太谷城，他就沒有再回家去過。現在就住在這太谷縣屬的鄉村里，當了一名自衛隊員。可是，他這自衛隊員却和別人不相同——別人上操的時候他

不上操，別人上課的時候他不上課，白天里只賴在炕上睡覺，誰也叫他不起來。但一到黃昏，他就帶着大剪刀出去活動了。

那兩把大剪刀，就是他的吃飯傢伙，不管是下雪或是刮風的嚴寒的日子，他每晚總是帶着那兩把大剪刀，要摸到敵人底交通線上，剪來十幾斤電線。早晨有誰要闖進他底房裏去，準可看到他還在炕上打鼾，炕前却堆着大堆的皮線，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時候帶回家的。他就靠着這些摸來的電線到村公所里去領賞過活。

據說他曾經當過隊伍，打過游擊，這一套偷電線的本領就是在隊伍里學會的。後來，因為他守不住軍隊的紀律——早起，早睡，上課，寫字，便給開除了。如果有人問他：

「楊瘋子，你真的當過××軍嗎？」

他立刻會在手上吐一口吐沫，磨拳擦掌地說：

「哼，莫說當過××軍，總司令，副司令，都是我的八拜兄弟呢。他們打仗百戰百勝，都是我楊瘋子在做軍師。」

「那末你做過什麼官呢？」

他想了一想：

「哼，炊事總司令，傳達處處長，都是我楊瘋子一手包辦的！」

於是，大家只得拜服他了，鄉下人誰也想不到「炊事」就是伙伙，「傳達」就是搬房。

有一次，在一個融雪的晚上，村自衛隊準備出發去做破壞公路的工作，楊瘋子自告奮勇地要先去偵察。

有人勸他：

「偷電線是你底拿手戲，偵察可不是你底所長，你碰到人就胡亂說一通，結果不是你偵察人家，反給人家偵察了去。還是讓別人去吧！」

可是他楊瘋子不相信。

「我楊瘋子賽過諸葛亮，說能就能，說做就做，包管馬到成功！」

他說着，就揚長而去了，別人拖也拖不住他。

時候還未近黃昏，上弦月已經昇入空際，剛融了雪的黃土路是滑溜的，可是，憑着他那一段夜行的本領，却能健步如飛，一直往太谷縣城方面跑。天剛黑，他到了臨近公路的一個村莊，坐了下來休息。忽然，一個從前在縣城里的鄰居——小狗子出現在他面前。

小狗子，原是一個有幾百畝地的大戶底兒子。他穿著嶄新的洋綢袍，比起楊瘋子底破棉袍來自然天差地遠。「爲什麼你比我闊？」他心里很有點不高興。

「嚇唬嚇唬他，看他還敢威風不！」——他想着，就漸漸忘記了自己是來幹什麼的。

「你逃到外邊去有什麼做呢？爲什麼不回到城里來？」小狗子問他。

「哼，回到城里來！」他兩眼朝天，哼着鼻子說：「回來還不是了不得也只像你一樣穿穿洋綢袍。我在外面，當了××軍司令；總司令，副司令，與我都是八拜之交，帶領八十三萬人馬打游擊，哈哈，好不威風！」

他這樣一說，可真把小狗子嚇得臉發白。

「你是××軍司令呀……」他只說了一句，就接不下去，轉身往村子里一溜。楊瘋子忍不住拍手大聲笑起來。

「這一句話，就把你這小子嚇得屁滾尿流，好不得意！」

他正想得高興，却不防村里早已跑出三個人來，拿着小小的黑手鎗對着他，當頭的不是別人，正是剛剛溜走的小狗子。

「跟我們走！」小狗子叫着。

於是，他被他們押着走向縣城去。

走了十幾里地，到了靠城的一個小村，他們將他送進一家白牆瓦屋，那屋門口站着幾個拿鎗的日本兵，屋里炕桌子坐着一個「太君」（註）。他想這回可完了。額上冒出一把汗。

小狗子向那「太君」講了幾句東洋話，那「太君」驚慌地望着他問：

「你，××軍是的？」

他想說「不是」，但望了小狗子一眼，又不服起來，就把胸脯一挺，說：

「我，××軍司令是的，我有八十三萬人馬是的。」

那個「太君」不知說了一些什麼話，兩個日本兵就將他帶出去，繩在村口的一株楊樹上。

夜深了，刮起陣陣的風，融了的雪又復凍成了冰！他在樹幹上索索地打抖。一縷微明的月亮已經墜入了山後，村上的燈火也漸漸稀疏，一團黑暗將他緊緊地包圍住。忽然，在黑暗中現出了一點亮光，有一個穿軍服的中國人拿手電在他臉上一照，輕輕地問：

「你在組織不在？」

他莫明其妙，但是他底老脾氣是不高興說「不」的，他眼皮一翻，含糊地點點頭。

「那末是同志？放心吧！」那個低低的聲音說着。手電一黑，那人就不見了。

第二天黃昏，昨晚問話的那個「太君」走來看了他一次，吩咐了幾句什麼話，就有兩個日本兵將他從樹上解下來，推他到離村稍遠的山腳邊，要他背靠在一株小樹上。

他凍了一晚，餓了一天，頭腦已經糊里糊塗，只像騰雲駕霧一樣任人推着走。他定了定神，撐開眼睛來一看，在他前面，離他丈把遠，正站着一個武裝的中國人舉着盒子

瞄準他。他覺得那臉有點熟，再看，立刻就記起是昨天拿手電照他的那個人。他還來不及開口，瞄準他的那支鎗「拍」地一響，他全身一震，就昏昏沉沉地倒在地下了。

待他醒來，天已漆黑，月亮也不見了，周圍靜靜地，連狗也沒一條。他爬起來，才覺發腿上一陣刺痛，他摸了一下，粘膩膩地，這才想起那一鎗是打中了他底腿。這一想，他底頭腦立刻清醒了，拔起腳就跑，再也管不到傷或痛。

第二天早晨，村里人又發見他躺在自己底炕上，祇是這回炕前沒有電線。人家問他：「楊瘋子！你這兩天躲到那里去了，腿上受什麼傷？」

他立刻又興奮起來，指手劃腳地說：

「哼，這兩天做的事情可不少，偵察偵察，偵到了日本人的機關鎗，我楊瘋子一時性起，空手闖進去搶，不想他忽然開開關……叫了起來，我飛腿就跑，幸虧跑得快，才傷了這一點，要是別人，早丟了性命。」

說着，他就像真的剛剛搶過機關鎗回來，渾身都顯得威風凜凜，別的一切都忘記了。

祇有一件事沒忘記，他時常偷偷地問人：

「組織」是什麼東西？

等到有人告訴他，組織就是××軍，他沒說別的話，第二次投到××軍里去了。從此再沒有被開除。

註「太君」——老百姓稱日本軍官，係日語「大人」之訛。

一九四一，五月於港。

一九四三年九月初版

新人的故事

(當今文藝叢書)

著作人

葉以羣

以

羣

編輯人

徐昌霖

昌

霖

發行人

唐秉彝

秉

彝

發行所

當今出版社

林森路遷家巷三號

總經理

建國書店

書

店

林森路特二十四號

印刷所

建文印書館

印

書

定價

元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新 人 的 故 事
以 羣 著
當 今 出 版 社